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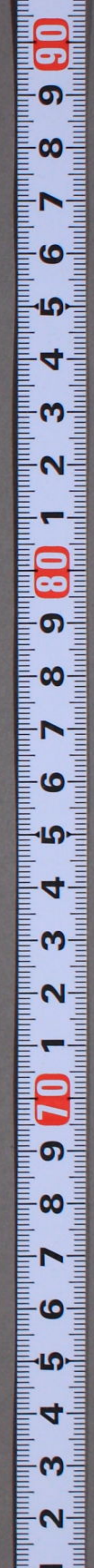


禮記恆解

禮恆

3 共八冊

0712
1474
3



門 12
號
老

禮記傳解卷七

曾子問

雙流劉 沈輯註

禮者所以經緯人倫該洽物理然或古有今無古無今
有惟聖人始能因人情而曲當乎物則周衰禮制多廢
其尤有當議起者不一而足此篇彙記曾子所問足以
見聖賢因時處中之經濟使其得志所行當不止此篇
亦全約之一斑也

曾子問曰君薨而世子生如之何孔子曰賜大夫士禭棺土
北面於西階南大祝贊見執紼為升自西階盡等不升堂命

禮記恆解卷七

晚年定本

會子問

雙流劉沅輯註

禮者所以經緯人倫該洽物理然或古有今無古無今有惟聖人始能因人情而曲當乎物則周衰禮制多廢其尤有當義起者不一而足此篇彙記會子所問足以見聖賢因時處中之經濟使其得志所行當不止此蓋亦全豹之一斑也

會子問曰君薨而世子生如之何孔子曰卿大夫士從攝主北面於西階南大祝裨冕執束帛升自西階盡等不升堂命



母哭祝聲三告曰某之子生敢告升奠幣於殯東几上哭降眾主人卿大夫士房中皆哭不踊盡一哀反位遂朝奠小宰

升舉幣

大祝之大音泰下同裨音皮母音無三去聲下同

攝主蓋冢宰代國政者于西階南以殯在西階將以生子告於殯也大祝祝官之長裨卑也毛氏奇齡曰言服之卑者天子以衮冕以下為卑服諸侯以鷩冕以下為卑卿大夫以絺冕以下為卑或服絺衣或服元衣而加冕也冕各以旒玉之數分等級絺冕五旒十二玉元冕三旒十二玉此時宜服衰因重告事故服冕因接鬼神宜自下故服裨冕凡告神必有幣故執一束帛束帛即十端也凡寢廟內外不拘阿棟欄楹自階級以上竝謂之堂命母哭恐告時亂神聽也聲三作聲者三以警神聽也某生子夫人之氏也殯東殯以東為前几殯前原設之几周官司几筵所謂每敦一几者也當大祝哭時君之親臣與卿大夫及婦人在房者皆哭不踊祇盡哀而各反初位遂行朝夕哭奠之

禮以告時在朝故止言朝奠小宰大宰之副升舉前所奠幣而埋之階間以上生子告君之變禮也

三日眾主人卿大夫士如初位北面大宰大宗大祝皆裨冕少師奉子以衰祝先子從宰宗人從入門哭者止子升自西階殯前北面祝立於殯東南隅祝聲三曰某之子某從執事敢見子拜稽顙哭祝宰宗人眾主人卿大夫士哭踊三者三降東反位皆袒子踊房中亦踊三者三襲衰杖奠出大宰命祝史以名徧告于五祀山川

大宰大宗竝音泰奉捧同子從人從之從去聲見音現

此下三日見子名子之禮也常禮三日負子三月始見而名之今君薨幼子幸生當立名定位以曉中外故略負子之禮而急行名子之禮如初位如告子時北面階南少師太師之副奉子以衰少師自著衰而又以衰奉子也大祝

先子而行子從之宗人又在子後門殯宮之門也哭者皆止以候告殯某之子某某氏之子某名也踊三者三九踊也此諸臣見子而踊降東反位諸臣降階而反朝夕哭位子踊蓋乳子者代之踊耳婦人亦踊諸臣不踊以去殯遠也襲衰杖襲衰而授以杖成人子之禮也奠出行朝奠而出按命子之禮見君君名之或父在而見於祖祖亦名之今君薨始生世子名之者無考或者宗臣擬名而卜定之乎且子幼不能成禮必保母乳母等抱子行禮而已

曾子問曰如已葬而世子生則如之何孔子曰大宰大宗從

大祝而告于禰三月乃名於禰以名徧告及社稷宗廟山川

告於禰告主也既葬以神事之故以廟名而曰禰禰殯宮之主也徧告無所不告前不云社稷宗廟此不云五祀互文不言告羣臣省文也

孔子曰諸侯適天子必告於祖奠于禰冕而出視朝命祝史

告于社稷宗廟山川乃命國家五官而后行道而出告者五

日而徧過是非禮也凡告用牲幣反亦如之朝直遙反牲如字

孔氏穎達曰凡無問而稱孔子曰者皆記者失問也祖禰皆奠幣以告此互文也諸侯視朝當用元冠緇衣素裳今視朝而服裨者天子將於廟中受己之禮故豫敬之以冕服視朝也裨冕者公衮侯伯鷩子男毳出告反面人子之禮告廟事死如事生言社稷山川為守土也五官五大夫典事者命者敕之以其職道祖道也五日而徧既告不敢久留也孔氏穎達曰道路以險阻為難是以委土為山或伏牲其上使者為軼祭其牲天子犬諸侯羊卿大夫酒脯

諸侯相見必告于禰朝服而出視朝命祝史告於五廟所過

山川亦命國家五官道而出反必親告于祖禰乃命祝史告

至於前所告者而后聽朝而入

告禰不言告祖省文也山川所不過則不告視朝惟著朝服降于天子也徐氏師曾曰聽朝而后入以久不在國當也

會子問曰竝有喪如之何何先何後孔子曰葬先輕而後重其奠也先重而後輕禮也自啟及葬不奠行葬不哀次反葬奠而后辭於殯遂脩葬事其虞也先重而後輕禮也

竝有喪同時竝有父母之喪及祖父母喪也皇氏侃曰葬是奪情故從輕者為首奠是奉養故令重者居先次大門外之右平時待賓之處柩車至此孝子悲哀柩車暫停今為父喪在殯故不哀次父母之喪一也因竝喪故先葬母其不奠不哀次也非略於母也母統於父母柩雖出而父猶在殯孝子之心以為母魂猶共父居也及反葬而后告於父殯言母葬已備父可遂行事死如事生也遂脩葬事言不敢緩也及父葬而奠而哀次其必痛父母之同永辭

可知也虞祭亦奠之類故亦先重實則未嘗不竝重也輕重云者猶言先後耳

孔子曰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非宗子雖無主婦可也

孔氏穎達曰宗子領宗男於外宗婦領宗女於內昭穆事重不可廢闕故雖七十猶娶然此謂無子孫及有子而年幼者若有子孫則七十老而傳矣

曾子問曰將冠子冠者至揖讓而入聞齊衰大功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內喪則廢外喪則冠而不醴徹饌而埽即位而哭

如冠者未至則廢音咨哀七回反

冠者當冠者聞喪亦冠者聞喪也內喪同門也孔氏穎達曰加冠必於廟廟在大門之內吉凶不可同處故內喪則廢若喪在大門外則猶可加冠但平常三加之後設醴以禮冠者今冠者既聞喪則不受醴且徹饌而埽即己之位

而哭如冠者未至則不冠也

如將冠子而未及期日而奄齊衰大功小功之喪則因喪服

而冠除喪不改冠乎孔子曰天子賜諸侯大夫冕弁服於大

廟歸設奠服賜服於斯乎有冠醮無冠醮大廟大音泰醮音醮

此言冠子者聞喪之禮也因喪服而冠已既著喪服即以喪服告廟而冠其子也會子疑已有喪則吉禮不全除喪

之後當改冠孔子言諸侯大夫未冠朝天子天子賜之冕弁服歸則但設奠告廟服賜服亦不改冠今冠子者既告

廟而冠其子告於祖與告於君一也豈必改冠醮以祭飲冠者醴禮畢而以醴飲冠者歸設奠則以君賜告祖亦祭

而醮飲不復行冠禮故無冠醴也

父沒而冠則已冠埽地而祭於禰已祭而見伯父叔父而后

饗冠者見音現

孔氏穎達曰父沒加冠禮父兄戒賓冠之日主人紛而迎賓已冠之後埽地而祭於禰廟已祭之後見伯父叔父乃

饗冠賓及贊者愚按冠以告廟及尊者為主故祭禰見伯叔而後禮賓而上二條之義亦可曉然矣

曾子問曰祭如之何則不行旅酬之事矣孔子曰聞之小祥

者主人練祭而不旅奠酬於賓賓弗舉禮也昔者魯昭公練

而舉酬行旅非禮也孝公大祥奠酬弗舉亦非禮也

此承上齊衰大功而言問祭當如何則不行旅酬之事矣夫子言小祥則主人練祭而不旅酬大祥則可旅酬父母

之喪如此則大小功可類推奠酬於賓奠其酬爵於賓前賓弗舉不舉以旅也方氏慤曰昭公不及於禮孝公過於

禮

曾子問曰大功之喪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孔子曰豈大功耳自斬衰以下皆可禮也會子曰不以輕服而重相為乎孔子曰非此之謂也天子諸侯之喪斬衰者奠大夫齊衰者奠士則朋友奠不足則取於大功以下者不足則反之與為並去聲下

陳氏澔曰饋奠奠於殯也大夫朔望皆有殷奠士惟月朔其禮盛故執事者眾曾子問已有大功之喪可以與人饋奠之事乎孔子曰豈直大功自斬衰以下皆可也曾子疑輕己之服而重為人之事孔子曰非爾此言之謂也天子諸侯之喪子臣皆斬衰臣為奠大夫兄弟之服齊衰者奠士朋友奠朋友弔服加麻如不足則取於大功以下者再不足則反取大功以上者是斬衰以下皆有與人饋奠之事而非謂居父母喪身為人饋奠也毛大可曰反者初取

大功以下今反取大功以上初避大夫齊衰今不然謂從前事一反之是也

曾子問曰小功可以與於祭乎孔子曰何必小功耳自斬衰以下與祭禮也會子曰不以輕喪而重祭乎孔子曰天子諸侯之喪祭也不斬衰者不與祭大夫齊衰者與祭士祭不足則取於兄弟大功以下者與去聲

大意與上節略同祭告祭也其義見下文

曾子曰相識有喪服可以與於祭乎孔子曰總不祭又何助於人

彭氏廉夫曰前所論大小功斬衰齊衰皆為之族而服其屬為之臣而服其主是也為人臣子為其主效職事但可

為所服者奠祭而不可為他人奠祭以己有親屬之服即總亦不祭又何能助人之祭

會子問曰廢喪服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孔子曰說衰與奠

非禮也以擯相可也

說音脫相去聲

廢喪服謂新除喪服會子意方除喪服決不可與祭疑可與饋奠也夫子言方脫衰即與奠忘哀太速故曰非禮擯相事輕亦或可耳

會子問曰昏禮既納幣有吉日女之父母死則如之何孔子

曰壻使人弔如壻之父母死則女之家亦使人弔父喪稱父

母喪稱母父母不在則稱伯父世母壻已葬壻之伯父致命

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為兄弟使某致命女氏

許諾而不敢嫁禮也壻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壻弗取而后嫁之禮也女之父母死壻亦如之

御案有吉日則已請期也請期出之男氏而女氏諾之男既請期而今失其期女既諾其期而今違其諾古之人重信故不可不致命也許諾而弗敢嫁順孝子之心也父死稱父母死稱母如死者父則稱父命以弔如死者母則稱母命以弔如父母不在則稱伯父世母以弔也兄弟婚姻也壻免喪可娶矣而請之必出自女氏餘哀未忘不汲汲也壻弗娶猶戚戚乎爾蓋不親迎也而後嫁之言前弗敢嫁至此而后嫁也鄧氏元錫曰不曰娶而曰嫁若壻終不忍娶而女家以婦歸之可謂曲而至矣

會子問曰親迎女在塗而壻之父母死如之何孔子曰女改服布深衣縞總以趨喪女在塗而女之父母死則女反

迎去聲後

此放

孔氏穎達曰嫁服士妻祿衣大夫妻展衣卿妻鞠衣也深衣衣裳相連前後深遂縞白絹總束髮者長八寸徐氏師會曰壻父母死女改服以奔喪雖未成婦而婦之分已定也女父母死女改服而反不可奪喪而成昏皆以教孝也女居壻家若今童婦皆除喪而後成昏

如壻親迎女未至而有齊衰大功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男不入改服於外次女入改服於內次然後即位而哭曾子問曰除喪則不復昏禮乎孔子曰祭過時不祭禮也又何反於

初過

孔氏穎達曰改服男改其親迎之服服深衣於門外之次女改其嫁服服深衣於門內之次就壻家為位而哭過時

不祭謂四時常祭若喪祭及禘祫雖過時猶追而祭之孔子言祭重昏輕重者過時尚廢輕者豈可復行然鄭康成以不復者指飲食之道則既哭而見舅姑除喪而後合昏禮所必然特不復如初陳設贊拜之儀耳

孔子曰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思相離也取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擇日而祭於禰成婦

之義也

離力智反見音現

思相離父子之恩思嗣親克家之難三月廟見謂舅姑沒者按廟見奠菜也以一筐菜先獻舅後獻姑猶舅姑在時婦初見以暇脩等見也擇日而祭於禰另為一事然祗是終廟見之禮猶舅姑在時婦以特豚盥饋也

曾子問曰女未廟見而死則如之何孔子曰不遷於祖不祔於皇姑壻不杖不菲不次歸葬於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

禮舅姑存者昏之明日婦執棗栗殿脩見於舅姑舅姑沒未廟見則尙未成婦而死故不遷柩而朝於壻之祖廟不耐於皇姑之廟稱皇者尊之之辭壻為妻服齊衰杖而菲屨別止哀次今但服齊衰而殺其禮

會子問曰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壻齊衰而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

以其已請期故齊衰而弔尙未成昏故既葬而除之若夫死女亦斬衰而弔或以未成夫婦為嫌然弔而即歸既葬即除禮自適中其男則別娶女或不別嫁亦視乎其人之自命先王亦未嘗明為之禁也

會子問曰喪有二孤廟有二主禮與孔子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嘗禘郊社尊無二上未知其為禮也昔者齊桓公亟舉兵作偽主以行及反藏諸祖廟廟有二主自桓公始也喪之

二孤則昔者衛靈公適魯遭季桓子之喪衛君請弔哀公辭不得命公為主客入弔康子立於門右北面公揖讓升自東階西鄉客升自西階弔公拜興哭康子拜稽顙於位有司弗辯也今之二孤自季康子之過也

與平聲鄉去聲鄭康成日時有二孤二主者故怪問之而孔子以尊喻卑見不可二也亟數也陳氏澣曰師行而載遷廟之主於齊車示有所尊奉也既作偽主又藏於廟是二主矣國君弔鄰國之臣尊卑不等哀公為主禮也公既為主康子但當哭踊公拜而康子又拜稽顙是二孤矣不言始而言過者孔子康子同時也鄭康成曰靈公先桓子卒當是出公

會子問曰古者師行必以遷廟主行乎孔子曰天子巡守以遷廟主行載於齊車言必有尊也今也取七廟之主以行則

失之矣當七廟五廟無虛主虛主者惟天子崩諸侯薨與去其國與祫祭於祖為無主耳吾聞諸老聃曰天子崩國君薨則祝取羣廟之主而藏諸祖廟禮也卒哭成事而后主各反其廟君去其國太宰取羣廟之主以從禮也祫祭於祖則祝

迎四廟之主主出廟入廟必蹕老聃云守去聲齊齋同從去聲聃音貧

鄭康成曰齊車金路也言必有尊遵先王之法意天子諸侯崩薨聚羣主於太廟以喪三年不祭也孔氏穎達曰三年祫祭祝迎高祖禰四廟主於太廟廟祭之天子則迎六廟之主出廟出己廟往太廟廟入廟由太廟還入己廟主出入當蹕止行人惟入太廟不蹕以壓於尊也若有喪及去國無蹕老聃云結上義也史記老聃陳國苦縣賴鄉曲仁里人為周柱下史孔子嘗從問禮蓋隱君子而後世異端託之遂為世詬病誣矣

會子問曰古者師行無遷主則何主孔子曰主命問曰何謂也孔子曰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於祖禰遂奉以出載於齊車以行每舍奠焉而后就舍反必告設奠卒斂幣

玉藏諸兩階之間乃出蓋貴命也舍並去聲

陳氏結曰既以幣圭告於祖廟則奉此幣圭猶奉祖命也故曰主命每舍必奠神之也反則設奠以告而埋藏之不敢褻也

子游問曰喪慈母如母禮與孔子曰非禮也古者男子外有傳內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何服之有昔者魯昭公少喪其母有慈母良及其死也公弗忍也欲喪之有司以聞曰古

之禮慈母無服今也君為之服是逆古之禮而亂國法也若

終行之則有司將書之以遺後世無乃不可乎公曰古者天

子練冠以燕居公弗忍也遂練冠以喪慈母喪慈母自魯昭

公始也喪平聲下同與平聲為去聲少喪皆去聲

子游見當時有此而問慈母君使鞠養子者昭公家語作孝公是也公以私情喪慈母而援古以為辭然練冠以燕

居蓋諸侯妾子君及夫人在而不得服三年喪者非喪慈

母之制然此慈母者乳母耳若母死而父命妾養之成人

則誠慈母亦齊衰三年家語記子游問諸侯世子喪慈母

文義較明大夫以下即乳母恩誼亦有不同當酌天理人

情而為之

會子問曰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四

請問之曰大廟火日食后之喪雨露服失容則廢如諸侯皆

在而日食則從天子救日各以其方色與其兵大廟火則從

天子救火不以方色與兵見音現幾居豈反大音泰

鄭康成曰大廟始祖廟宗廟皆然主於始祖耳以方色示

奉時事以兵示有所討也方色東方衣青南方衣赤西方

北黑孔氏穎達曰兵東方用戟南方用矛西弩北楯中

央鼓陳氏澁曰日陰侵陽故正五行之方色以厭勝之

會子問曰諸侯相見揖讓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六

請問之曰天子崩大廟火日食后夫人之喪雨露服失容則

廢夫人君之夫人旅見君臣之禮故以事而廢者少相見敵

國之禮故以事而廢者多此輕重之別也 御案古人歷

禮已極罕矣二 會子問

二

法疎故有日食晦日日食二日者若今則可預推而避此日矣

曾子問曰天子嘗禘郊社五祀之祭簠簋既陳天子崩后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廢曾子問曰當祭而日食太廟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接祭而已矣如牲至未殺則廢

鄭康成曰既陳謂夙興陳饌牲器時也孔氏穎達曰接捷也速而祭之御案古人祭祀恆窮日之力即極速亦必三四時日食與火皆有不及大抵牲未殺則廢牲既殺則但接以朝踐一獻大廟火即牲殺亦不得不廢矣

天子崩未殯五祀之祭不行既殯而祭其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酌不酢而已矣自啓至于反哭五祀之祭不行已葬而祭祝畢獻而已

飯扶晚反下同侑音又酌音引酢才各反

天子諸侯祭禮亡今儀禮士祭尸九飯大夫祭尸十一飯則諸侯十三飯天子十五飯天子初喪哀戚未遑故五祀之祭不行然五祀外神不可以私喪久廢既殯則哀稍殺而後祭不得純用吉禮故迎尸入與之後尸三飯告飽則止不更勸侑使滿常數酌食畢而以酒漱口酢尸尸飲畢而酢主人啓殯以後反哭以前哀摧更甚故祭仍不行既葬漸吉故祝侑滿常數攝主酌尸尸酢攝主攝主飲畢獻祝祝受飲則止以非全吉亦無獻佐食以下事也

曾子問曰諸侯之祭社稷俎豆既陳聞天子崩后之喪君薨夫人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廢自薨比至于殯自啓至于反哭

奉帥天子

比音昇帥入聲

比及帥循也天子之祭廢則諸侯亦廢且不特此也自薨至殯自啓至反哭皆奉天子為法而循其變禮之制

曾子問曰大夫之祭鼎俎既陳籩豆既設不得成禮廢者幾

孔子曰九請問之曰天子崩后之喪君薨夫人之喪君之大廟火日食三年之喪齊衰大功皆廢外喪自齊衰以下行也其齊衰之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醑不酢而已矣大功酢而已矣小功總室中之事而已矣士之所以異者總不祭所祭於死者無服則祭齊音咨衰七回反

孔氏穎達曰大夫祭祭宗廟若遭異門齊衰之喪其祭迎尸入室三飯則止不復勸侑至十一飯主人酌尸尸不酢主人大功既輕其禮稍備以尸酢主人而止小功總又輕其禮更備尸酢主人主人獻祝佐食賓長獻尸尸酢賓賓又獻祝佐食而止此時尸祝佐食皆在室中故曰室中之事而已若常禮則賓獻尸尸不舉待致爵其致爵不於室中也士卑於大夫雖總亦不祭未句又總論凡有喪所祭之人於死者無服則可祭也

曾子問曰三年之喪弔乎孔子曰三年之喪練不羣立不旅行君子禮以飾情三年之喪而弔哭不亦虛乎

不羣立不旅行不忘哀也三年之喪而弔哭忘其親而哀他人是其居喪皆虛文耳

曾子問曰大夫士有私喪可以除之矣而有君服焉其除之也如之何孔子曰有君喪服於身不敢私服又何除焉於是乎有過時而弗除也君之喪服除而后殷祭禮也

君親一也有位者先公後私故有君喪服不敢私服而私喪之不必除可知矣殷盛大意此殷祭謂新主初入廟舊主合祭故曰殷與下文殷字不同必君服除而後行私喪之殷祭亦有位者然也

曾子問曰父母之喪弗除可乎孔子曰先王制禮過時弗舉

禮也非弗能勿除也患其過於制也故君子過時不祭禮也

會子因上文變禮有君喪則不除服欲終身不除父母之喪夫子言先王以中道制禮非弗能勿除患其過制若以意過於隆則必將有以意過於殺者如祭所以敬先然因喪而廢喪除亦不追祭以遵制非失禮而不孝也則喪可知矣

會子問曰君薨既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居于家有殷事則之君所朝夕否

御案喪以未殯既殯既啓分三大節未殯則尸露既啓則棺露最為嚴急之時既殯則稍緩也孔氏穎達曰朔月月半薦新之奠比朝夕為大故亦曰殷君既殯歸治父母新喪有殷事則適君所哭君朝夕不往唯在家為父母治喪則於忠孝兩全也

曰君既啓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哭而反送君

蓋卽服君服歸哭父母更反送君葬不待虞祭而卽歸治父母之喪

曰君未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殯反于君所有殷事則歸朝夕否大夫室老行事士則子孫行事大夫

內子有殷事亦之君所朝夕否

盧氏植曰歸殯反於君所者人君五日而殯故可以歸殯父母而往殯君也殷事與君不同時故必歸至朝夕之奠則大夫以家老代行事士則子孫行事鄭康成曰內子大夫適妻謂夫之君既殯而有舅姑之喪者妻為夫之君如婦為舅姑服齊衰

賤不誄貴幼不誄長禮也唯天子稱天以誄之諸侯相誄非

禮也

長去聲

誄累也累列其生平德行而稱之有誄之而作諡者有但誄之者要皆自貴者長者施于幼賤敵體且不相誄况幼賤乎惟天子至尊而又不可以無諡則稱天以誄之鄭康成曰春秋公羊說讀誄制諡于南郊若受之于天然是也

曾子問曰君出疆以三年之戒以裨從君薨其入如之何孔

子曰共殯服則子麻弁經疏衰菲杖入自闕升自西階如小

斂則子免而從柩入自門升自阼階君大夫士一節也

裨音僻從

去聲共供同免音問

鄭康成曰戒猶備也親身棺曰裨曾子問出必預為戒備若或死而後入當如之何殯服布深衣直經散帶垂殯時

主人所服共之以待其來也此謂君已大斂者柩未入于未成服故麻弁經疏衰菲杖從柩入自毀宗之牆闕升自西階如已小斂子布深衣不括髮入自門御案小斂以尸入則猶以生人之道待之而入自門大斂以裨入則並不見尸故以殷道之尊神者待之而用毀宗之禮入自闕周人大斂於阼故既小斂則升自阼階以便大斂殯于西階故既大斂則升自西階以就殯

曾子問曰君之喪既引聞父母之喪如之何孔子曰遂既封

而歸不俟子

封讀窆下同

鄭康成曰遂遂送君封當為窆子嗣君也

曾子問曰父母之喪既引及塗聞君薨如之何孔子曰遂既

封改服而往

鄭康成曰改服括髮徒跣布深衣扱上衽不以私喪包至尊也

曾子問曰宗子為士庶子為大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以

上牲祭於宗子之家祝曰孝子某為介子某薦其常事視之六反

為介之為去聲

鄭康成曰上牲少牢介副也孝子宗子介子庶子也不言庶庶卑賤之稱介則副貳之義所以貴之也時祭禮之常故曰常事 御案古人最重宗法高祖之祭高祖之適世主之會祖之祭會祖之適世主之祖廟禰廟亦然庶子家無廟故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若庶人崛起為大夫則三廟以大夫而立自當立於大夫之家其祭使會祖之禰主之故曰士攝大夫惟宗子其辭曰宗子某為介子某薦其常事愚按宗子主廟祭必其祖會為大夫而後有廟今庶子復為大夫亦統於祖廟不容又自立廟故以上牲祭告於宗子之家而仍使宗子主之己則從其後也

若宗子有罪居于他國庶子為大夫其祭也祝曰孝子某使

介子某執其常事攝主不厭祭不旅不假不緩祭不配布奠

於賓賓奠而不舉不歸肉其辭於賓曰宗兄宗弟宗子在他

國使某辭

厭或作厭於豔反假當作假緩當作墮歸如字

厭足也饜飫神也祭未尸既起設饌食獻謂之厭祭此庶子攝宗子之祭其禮不備故曰不厭祭猶言不備禮也下文即其事不敢賓主交歡故不旅酬假尸十一飯訖主人酌尸酢主人畢命祝嘏于主人曰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汝孝孫今攝主不敢受嘏也緩減毀之名尸與主人皆有緩祭主人減黍稷肺而祭於豆間尸則取菹擗黍稷肺而祭於豆間謂為緩祭今尸自緩祭主人是攝主故不緩祭也不配祝告神不言以某如配某皇氏布奠謂主人酬賓奠饌于薦北賓奠謂取饌于薦南此即旅酬始事上言不旅酬見主人不敢與賓盡歡此言賓不舉是賓

亦不與主人盡歡也鄭康成曰肉俎也謂攝主不敢饋俎
肉于賓與祭者留之共燕辭猶告也宿賓之辭與宗子為
列則曰宗兄宗弟昭穆異者曰宗子而已愚按此亦宗子
被罪暫出而將歸者也若君逐之不得反則當別立之宗
子以主祭若君不許立後而別無大
夫則廟制亦殺矣當通變之不可泥

曾子問曰宗子去在他國庶子無爵而居者可以祭乎孔子
曰祭哉請問其祭如之何孔子曰望墓而為壇以時祭若宗
子死告於墓而後祭于家宗子死稱名不言孝身沒而已子
游之徒有庶子祭者以此若義也今之祭者不首其義故誣
于祭也

會子承上文庶子有爵可攝祭而問無爵者亦祭否夫子
言宗子有罪去國其廟尚存庶子望墓為壇以時祭不敢

於廟若宗子死或宗子先以廟主行或宗子賤本無廟則
以其死告于墓而後祭于家但稱名不稱孝子某以別于
有爵者稱介子然亦止終庶子之身而已若其子則可稱
孝以其為庶子之適也徐氏師曾曰子游以下非孔子語
記者以為証是也鄭康成曰以
用也若順也首本也誣猶妄也

曾子問曰祭必有尸乎若厭祭亦可乎孔子曰祭成喪者必
有尸尸必有孫孫幼則使人抱之無孫則取于同姓可也祭
殤必厭蓋弗成也祭成喪而無尸是殤之也

厭饜通
下並同

孔氏穎達曰祭末尸既起直設饌食以厭飫曰厭祭曾子
疑神本虛無可以不用尸直設饌食厭祭亦可夫子言成
人威儀具備必有尸以象之其尸必取昭穆孫行之適者
同姓亦孫行祭殤者不立尸以無威儀可象也若祭成人
無尸是以殤待之然尸之為義窒礙難行故
今廢之不得謂聖人所制可以必久行也

孔子曰有陰厭有陽厭曾子問曰殤不耐祭何謂陰厭陽厭
孔子曰宗子為殤而死庶子弗為後也其吉祭特牲祭殤不
舉肺無所俎無玄酒不告利成是謂陰厭凡殤與無後者祭
于宗子之家當室之白尊於東房是謂陽厭所音

孔子承上而言祭殤有陰厭陽厭二義非謂凡祭皆有此
名也禮喪主耐廟則陰祭曾子言喪不耐祭何謂陰厭陽
厭孔子乃分明之庶子弗為後者耐祭必為其後者奉主
入廟而祭今宗子殤死無子庶子弗能為後也第卒哭成
事以後之吉祭則兄弟或兄弟之子皆可以祭其禮特牲
舉舉肺脊授尸所敬也所俎尸食之餘歸之所俎主人敬
尸而授此俎玄酒水也存太古之意利養也告利成告共
養之禮已成祭殤無尸故無此四者陰厭者義由宗子而
生謂死者闇中自饜飫也此宗子之殤則然若凡非宗子
之殤與庶子無後者祭于宗子之家當室戶明白處其尊

則設于東房陽厭者庶殤幼賤本可不祭宗子推
錫類以祭之使其饜飫義由生者而起故曰陽也

曾子問曰葬引至于壙日有食之則有變乎且不乎孔子曰
昔者吾從老聃助葬于巷黨及壙日有食之老聃曰止止柩
就道右止哭以聽變既明反而後行曰禮也反葬而止問之
曰夫柩不可以反者也日有食之不知其已之遲數則豈如
行哉老聃曰諸侯朝天子見日而行逮日而舍奠大夫使見
日而行逮日而舍夫柩不蚤出不莫宿見星而行者唯罪人
與奔父母之喪者乎日有食之安知其不見星也且君子行
禮不以人之親疢患吾聞諸老聃云壙音豆且不之不通
從去聲數音速舍如字

去聲使去聲莫音暮疢凡占反

邈道也變乎不平言變禮與否就道右凶事尚右聽變聽日食之變已止也陳氏浩曰明反日光復常舍奠晚止舍而設奠于行主安知其不見星謂日食既而星見則昏閏中恐有姦慝疢病也不可使人之親病于危亡之患陸氏德明曰老聃即老子按老子者年碩德夫子嘗從問禮即後儒因異端假托老子遂疑非夫子而問禮者謬矣閏百詩云昭公二十四年日食是孔子從老子時然春秋昭公七年十五年十七年二十一年二十二年二十四年皆日食孔子弱冠喪母則適周當在服闋之後宜在昭公十五六年間閏氏不足信也

曾子問曰為君使而卒于舍禮曰公館復私館不復凡所使之國有司所授舍則公館已何謂私館不復也孔子曰善乎

問之也自卿大夫士之家曰私館公館與公所為曰公館公

館復此之謂也為君之為及使並平聲

鄭康成曰復始死招魂也公館若今縣官舍公所為君命使舍己者

曾子問曰下殤土周葬于園遂輿機而往塗邇故也今墓遠則其葬也如之何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史佚有子而死下殤也墓遠召公謂之曰何以不棺斂于宮中史佚曰吾敢乎哉召公言于周公周公曰豈不可史佚行之下殤用棺衣棺自史佚始也佚逸通召音邵衣去聲衣棺之衣去聲

八歲至十一為下殤鄭康成曰土周即聖周周人以夏后氏之聖周葬下殤於園中以其去成人遠不就墓也機輿

尸之牀以繩紐其中又以繩從兩旁鈎之尸就園而葬
塗近故耳今人斂下殤于宮而葬于墓與成人同墓遠曾
子問當輿尸而往乎抑載棺往乎孔子引史佚之事明
之衣棺既斂以衣又斂以棺也豈不可言何不可也

曾子問曰卿大夫將為尸于公受宿矣而有齊衰內喪則如
之何孔子曰出舍于公館以待事禮也

陳氏澥曰受宿受君命而宿齋戒也齊衰內喪大門內齊
衰服之喪御案尸必取于適不敢以卑者憑吾親必取
適之有爵者不敢以賤者憑吾親此卿大夫為尸于公是
同姓之公族士大夫則取適之無爵者避君也故尸幼則
使人抱之

孔子曰尸弁冕而出卿大夫士皆下之尸必式必有前驅

此言尸之重也弁爵弁士服冕卿大夫服尸弁冕以卿大
夫士言也言卿大夫士而君尸可知凡祀之尸皆可知人

為尸下尸亦式之謙也
必有前驅為辟道也

子夏問曰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辟也者禮與初有司
與孔子曰夏后氏三年之喪既殯而致事殷人既葬而致事

記曰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親也此之謂乎

辟音避與平聲
無辟無敢辭辟時有此事子夏問禮與抑有司初使然與
孔子引夏殷人臣遭喪皆致職事於君無弗辟者所謂不
奪人親亦不可自奪其親也

子夏曰金革之事無辟也者非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
者魯公伯禽有為為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弗知

也上為去聲

刑言小角卷一
魯公之國有母喪而徐戎作難東郊不開不得已而征之
是有爲爲之若居三年之喪而用兵以求利則非春秋尙
攻伐多藉口
伯禽故云然

附解禮者天理之節文理有一定而人事變遷無定故自堯
舜至於周孔皆因時制中地域之廣人物之繁書籍所不
載見聞所不及者何窮然而夫子曰一以貫之者何也天
人祇此一理盡性至命則物理人情無不曲到而又以虛
公出之合天下之才以爲己才盡天下之賢以之自輔故
雖耳目所弗周心思所未及皆可得而折衷棄取之此篇
夫子與曾子言皆先王禮度之所未及者而夫子隨問隨

答皆有當然耳順而從心不踰不卽此而可徵哉然夫子
非恃一己而獨造也家語載孔子謂南宮敬叔曰吾聞周
有老聃博古知今則吾師也吾將往而學焉遂適周問禮
夫魯備一代之禮樂布在方策夫子亦何難考證而必往
學且其問禮之實不見於書惟此篇老聃云及吾聞諸老
聃足見一斑然特儀文焉耳夫子臨別稱爲猶龍龍之云
者神化不測之名周易惟乾卦取象於龍而老子隱於柱
下夫子稱之蓋以其爲潛龍也使老子第卽王府所藏與
之講習亦何足當龍之一字觀其名呼夫子喻以神龍則

子之誠服可見韓詩外傳子夏對魏文侯言仲尼師老聃而文心雕龍亦云李實孔師自唐以前無異論也說者以其目夫子矜氣驕態泰色淫聲謂以爲非又謂夫子生知安行何必有師不知生知安行特人倫日用當然之理自然知之亦且行之耳人爲天地之心萬物皆備於我欲造其微窮神達化豈無師而可以臆測老子之告夫子也曰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赫赫出乎地肅肅出乎天此義文先天後天之奧義而人心道心所由判也其曰良賈深藏若虛盛德容貌若愚君子得時則駕不得時則蓬蘽而行又

用舍行藏之所本若夫矜驕淫泰其失在隱微之間亦非若凡人之弊禹之告舜也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舜何至如丹朱猶有傲慢禹臣工也言之不諱蓋大聖人相與儆戒之意精益求精豈容以庸俗參求乎至誠之德必有師授乃可漸次而幾孔子由志學而至從心不踰孟子由有諸己而至神化功豈朝夕境原躬親弗知其實而以爲聖人天授封己自是其害滋大愚故表而出之豈抑夫子以尊老子哉且子嘗師項橐人亦不以爲非以老子爲孔子師未必有益於老子亦復何損於夫子而令天下後

世謂聖人無師高者自恃卑者自諉道之不明職此其由
安得而不辨正朱子之初註老彭也亦以爲老子因其爲
異端所託改註曰商賢大夫然商賢大夫之錢鏗卽守藏
史之老子非二人也老子長年有德恐其惑人故隨時易
名太史公去老子非遠而其作傳曰周太史儋老萊子莫
知其然否蓋古人原不求名文人沮溺楚狂孔門師弟所
悉也而不書其姓字蓋不易乎世不成乎名不見世而無
悶正其所以爲潛龍也聖學衰而異端熾談天雕龍之輩
好爲大言漢晉以後愈支離恟恍一切奇衰皆歸咎於老

子昌黎疾唐人之佞佛矯之是也而論亦欠醇其斥老子
也固未知老子之所謂而大盜不止剖斗折衡諸語以莊
子之言爲老子其誣已甚且道德之名孔孟所貴一理也
而天人共之故曰道得於身曰德非第作閒字也不察其
實而易其言夫子所謂猶龍韓子譏爲坐井豈其學反優
於尼山耶道德經人罕通曉白樂天云元元五千言不言
藥不言仙不言白日昇青天蓋亦見其大凡老子之子忠
爲魏中山將固非棄人倫者見夫子後不久而過函關隱
西蜀亦非毫無可稽者世儒必詬訾之以爲高明豈此篇

夫子之言亦妄語乎夫天無二道聖人無二心使老子而外心性倫常夫子豈能從之贊之自古賢哲得夫子一言卽奉爲定論惟老子夫子之所服膺而獨蒙誣謗試問言理學者一心也而有入心道心其故云何則至陰肅肅數言不可不知矣愚亦何私於老子特以心性之學必宗孔孟而孔孟求仁養性之功必知義文周易始可從事蓋太極之渾然性也陰陽易位而心有先天後天之分存有覺之心養虛明之性至陰至陽各返其初入心道心統歸於一從古聖人如斯一以貫萬如斯若以知覺運動之心爲

天命之性則告子之不動心非是而原思之克伐怨欲亦非仁且范滂夫女亦能不動心矣奚由而窮神達化以希聖哉愚故不辭謗議而反復言之

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食上必
在視寒暖之節食下問所膳命膳宰曰未有原應曰諾然後

退朝音潮衣去聲豎音樹莫古暮字上去聲

孔氏穎達曰朝曰朝暮曰夕朝禮具夕禮簡世子恆日二朝文王增一時聖人法也鄭康成曰內豎小臣通命者御直曰者節謂居處故事履蹈地也復膳飲食安復初憂解也陳氏澔曰食上進膳於親在察也食下食畢而徹問所食多寡未猶勿也原再也謂所食之餘不敢再進也

武王帥而行之不敢有加焉文王有疾武王不說冠帶而養

文王一飯亦一飯文王再飯亦再飯旬有二日乃間帥音率說音脫

養上聲間去聲

不敢有加言文王事親已盡善且明武王之亦如文王也不脫冠帶服勤備至可知間病瘥也

文王謂武王曰女何夢矣武王對曰夢帝與我九齡文王曰女以為何也武王曰西方有九國焉君王其終撫諸文王曰

非也古者謂年齡齒亦齡也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文王

九十七乃終武王九十三而終女音汝

齒年數也莊氏夏曰文王直以年齡告欲使武王知己年如此天命未寢欲以釋武王之憂也非武王愛親之切不足以及召上帝之夢非文王與天為一不足以知上帝之誠愚按聖人德與天通至誠感召則武王之夢文王之自知亦理之所有第以己年與子則不通矣先儒以為好事者為之其信然歟

成王幼不能蒞阼周公相踐阼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欲令

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也成王有過則撻伯禽所以

示成王世子之道也文王之為世子也

相去聲治令皆平聲長上聲

泄臨踐履也成王年幼且居憂周公以冢宰相王踐阼所謂負斧展南面而立朝諸侯者成王也其國事則公以王命行之蓋古者天子居諒闇之禮也鄭康成曰抗舉也舉世子之法使與成王居而學之以成王之過撻伯禽則足以感喻焉愚按武王年近百歲始終成王年幼蓋武王元妃無適子晚年娶邑姜始生成王與叔虞也崔東壁謂成王無年幼事然書言冲人及孔子之言必非誣孔氏穎達曰武王成王之為世子皆法文王故以文王之為世子結之

凡學世子及學士必時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小樂正學干大胥贊之籥師學戈籥師承贊之胥鼓南春誦

夏弦大師詔之瞽宗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

之禮在瞽宗書在上庠

學竝音效學禮之學如字

士學已成而升於大學者故學世子使同學以成其德器必時必及時恐廢惰也干盾戈句予戟干戈武舞故於陽氣發動時學之羽翟羽籥笛也文舞故於陰氣凝靜時學之雖分時肄習而舞以習容止意主於舒暢故皆於東序小樂正即樂師周禮樂師掌國學之政掌教國子小舞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春入學舍菜合舞秋頒學合聲籥師掌教國子舞羽吹籥胥掌以六樂之會正舞位是數人者皆合樂和聲以陶淑學者之性情也故錯舉之以見其教之之備非必一人遂盡所長亦非專學舞而不學樂也南南籥文王始化二南周公作樂即以爲名鼓南者武功悉本文德示學者非徒舞也以上五句申春夏學干戈二句之義誦誦樂之章弦習樂之音瞽宗殷學名上庠虞學名周兼立四代之學詔之凡聲陽也故弦誦尤宜於春夏太師樂官之長瞽而工於音者故居瞽宗禮所以成

其行故秋學之執禮者能踐禮者也書所以儲其政故冬
讀之典者掌籍能授受者也然此亦大概言之其實先王
教人禮樂斯須不去而詩書又與禮樂相經緯者特學者
學之有漸則設官以司其事不得不廣其選因而別其任
以專其責究何嘗
判然不相屬哉

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皆小樂正詔之於東序

祭釋奠也養老養五更羣老乞言求教於老合語共析疑
解義陳氏澍曰其間各有威儀容節皆小樂正詔之於東
序是也

大樂正學舞干戚語說命乞言皆大樂正授數大司成論說

在東序

學音效
語去聲
戚斧也前小樂正學干籥師學戈始習其事也此大師學
舞干戚則學已就而大師更課之以大成也語告也語說

告以樂舞之說命乞言命求教於老者數威儀進退高下
節序之節大司成論說則為講明其義蘊也王氏炎曰大
樂正授數所謂樂正司業大司成所謂父師司成太傅在
前少傅在後入則有保出則有師以成世子之德者也

凡侍坐於大司成者遠近間三席可以問終則負牆列事未

盡不問

間平聲
鄭康成曰間猶容也容三席則得指畫相分別席之制廣
三尺三寸三分則是所謂函丈也孔氏穎達曰終則負牆
避後來問者列事未盡不
問來問者言終然後更問

凡學春官釋奠於其先師秋冬亦如之

鄭康成曰官謂禮樂詩書之官不言夏夏從春可知孔氏
穎達曰釋奠者奠置於地無迎尸酬酢之事以主於行禮
非報功也春誦夏弦則太師釋奠教干戈則小
樂正籥師釋奠之類先師先代明習此事者

凡始立學者必釋奠于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

始立學鄭康成曰天子命之教始立學官者也先聖周公若孔子陳氏澠曰行事行釋奠之事必以幣必奠幣為禮愚案先聖先師三代以前無考後世以周公為先聖孔子為先師然師必以聖聖即可師不必以貴賤論今以孔子為師為其集羣聖之大成而名位未顯使凡學者皆師法之義允當矣

凡釋奠者必有合也有國故則否凡大合樂必遂養老

劉氏夔曰合謂合樂春釋菜合舞秋頒學合聲此並合之以侑神故謂凶札師旅陳氏澠曰常事合樂不養老惟大合樂人君視學則養老

凡語於郊者必取賢斂才焉或以德進或以事舉或以言揚曲藝皆誓之以待又語三而一有焉乃進其等以其序謂之

郊人遠之於成均以及取爵於上尊也

遠去聲

陳氏澠曰語于郊論辨學士才能於郊學之中也有賢德者錄取之有才能者收斂之道德為先事功次之言語又次之愚按此言郊學之異於大學也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德事言三者其要即一曲之藝亦皆教戒之以待下次考論若三事有一善者則拔進之以其所能優劣為序謂之郊人不稱士所以然者遠之於成均俊選二士以天子視學飲酒之時乃取爵於堂上之尊以相酬也

始立學者既興器用幣然後釋菜不舞不授器乃退償於東

序一獻無介語可也教世子

興鄭康成讀釁

始立學者初造禮樂之器器成而釁必用幣然後釋菜於先聖先師以告器成明不比常奠惟釋菜而已但作樂而不舞亦不授舞者以干戈羽籥之器以告器成重在文德故略之也東序夏制也諸侯惟立時王之學有功德者始

得立三學如魯有米廩東序瞽宗孔氏穎達曰東序在東虞庠在西相對饋於東序禮賓於中也禮惟一獻無介無語謂告誠之辭以上錯舉學宮之儀雖非專為教世子而設而世子就學皆當知之然後知尊師重道以成德故結以教世子也

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樂所以脩內也禮所以脩外也禮

樂交錯於中發形於外是故其成也懌恭敬而温文

脩內消其中心之邪慝脩外正其容體之威儀然內外實無兩分交相為制錯雜為功內和平而外莊敬及其成德則有以發其天性之樂而適於日用之宜懌悅也鄭康成曰貌恭心敬方氏慤曰温則不暴交則不野

立太傅少傅以養之欲其知父子君臣之道也太傅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世子以觀太傅之德行而審喻之

太傅在前少傅在後入則有保出則有師是以教喻而德成

也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諸德者也保也者慎其身以輔翼

之而歸諸道者也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

三公不必備唯其人語使能也大音泰少行並去聲

鄭康成曰養教也言養者積浸成長之示之為之行其禮審喻之為之說其義前後謂在學時出入謂燕居時以有四入維持之是以教諭而德成也慎其身謹安護之記所云謂天子也語言也得能則用之無則已不必備其官也小人處其位不如且闕愚按引記以明師保之重四輔即師保疑丞三公或兼或否皆所以成君德不必專在為世子時語言也言使能也記者釋之之詞

君子曰德德成而教尊教尊而官正官正而國治君之謂也

上文所言莫非所以成就君德故引君子之言咏歎及之
先言德者鄭重之辭也本德以立教故尊官皆有德故正
君之謂也言君德為治國
之本故教世子以豫之也

仲尼曰昔者周公攝政踐阼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所以善
成王也聞之曰為人臣者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為之况于其

身以善其君乎周公優為之于鄭康成讀迂

武王在而成王為世子則直以世子法教成王可也因武
王崩成王幼周公以冢宰行諒闇禮攝政負成王踐阼而
治舉世子之法使伯禽與成王學之孔子言人臣殺身有
益於君且為之况迂曲其身以善其君乎不直教以世子
之法而令伯禽與學故曰
于優為之言其德足也

是故知為人子然後可以為人父知為人臣然後可以為人

君知事人然後能使人成王幼不能蒞阼以為世子則無為
也是故抗世子法於伯禽使之與成王居欲令成王之知父
子君臣長幼之義也君之於世子也親則父也尊則君也有
父之親有君之尊然後兼天下而有之是故養世子不可不
慎也

承上而推言其理凡事身體力行而後可推以治人武王
既崩以成王為世子則無父可事而不得明其道故曰則
無為也親則致其愛尊則致其敬愛敬篤而身
脩然後可以君天下故養世子不可不慎也

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唯世子而已其齒於學之謂也故世
子齒於學國人觀之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父在

則禮然而眾知父子之道矣其二曰將君我而我齒讓何也曰有君在則禮然而眾著於君臣之義也其三曰將君我而我齒讓何也曰長長也然而眾知長幼之節矣故父在斯為子君在斯謂之臣居子與臣之節所以尊君親親也故學之為父子焉學之為君臣焉學之為長幼焉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得而國治語曰樂正司業父師司成一有元良萬國以貞世子之謂也周公踐阼長去聲學音效

鄭康成曰物猶事也學之教之也司主也一人也元大也良善也貞正也孔氏穎達曰三善謂眾知父子君臣長幼父子天性自然故云道君臣以義合故云義長幼有等級故云節陳氏澔曰語古語也樂正主世子詩書之業父

師主於成就德行結以周公踐阼者言周公相成王踐阼時正行此禮也阼階主人之位父在子不敢當阼周公踐阼之後世托於周公權奸干政不得以此為口實也庶子之正於公族者教之以孝弟睦友子愛明父子之義長

幼之序

鄭康成曰正者政也庶子司馬之屬掌國子之倅為政於公族者徐氏師曾曰上言天子諸侯之世子教已備矣其餘若天子之子弟與諸侯之公族其子謂之國子亦將有分理之責故使庶子之正於公族者教之事上以孝弟旁交以睦友恤下以子愛

其朝於公內朝則東面北上臣有貴者以齒其在外朝則以官司士為之潮朝音

鄭康成曰內朝路寢庭外朝路寢門之外庭司士亦司馬之屬掌羣臣之班正朝儀之位孔氏穎達曰此對路寢庭朝為外朝若對庫門外朝朝士所掌三槐九棘之朝又為內朝玉藻云朝於內朝辨色始入徐氏師曾曰內朝異姓之臣不與故惟以昭穆為序外朝同異姓皆在故惟以官之高下為序

其在宗廟之中則如外朝之位宗人授事以爵以官其登餼獻受爵則以上嗣

鄭康成曰宗人掌禮及宗廟也以爵貴賤異位以官官各有所掌若司徒奉牛司馬奉羊司空奉豕上嗣君之適子孔氏穎達曰初尸未入之前祝酌奠於鉶南尸入祭奠不飲至此嗣子盥入再拜稽首尸執奠嗣子進受復位再拜稽首尸答拜嗣子卒解拜尸答拜所謂受爵舉奠後嗣子盥酌入尸拜受嗣子答拜所謂獻也無算爵之後禮畢尸出宗子遣嗣子長兄弟相對而餼先受爵而後獻餼而後餼今以餼為重故從後逆言之登謂登堂無事之時嗣

子在堂下餼時獻與受爵亦登堂餼時雖有長兄弟以上嗣為主

庶子治之雖有三命不踰父兄

上文言庶子正於公族而朝廟則有司士宗人司之其庶子正於公族之事未詳也故此特提明之自此至親哭之皆正於公族之事而三命不踰父兄又其大綱也蓋周道親親庶子職在正公族故首以序齒為先雖貴不先父兄蓋專言公族之禮而凡事皆序齒可知矣

其公大事則以其喪服之精麤為序雖於公族之喪亦如之以次主人

公大事君喪也服重者麤服輕者精庶子序列位次使麤者在在前精者在後非但公喪如此公族在死喪之事相為者亦然主人主喪者也

若公與族燕則異姓為賓膳宰為主人公與父兄齒族食世降一等

燕飲必立賓以行禮同姓無相為賓之禮故使異姓為賓君尊賓不敢敵故使宰夫為主人以養君之人養賓厚意也與父兄齒親親也族食與族人燕食燕主於飲其禮文食主於飯其禮質世降一等孔氏穎達曰如齊衰一年四會食大功則一年三會食以次遞降是也

其在軍則守於公禰公若有出疆之政庶子以公族之無事者守於公宮正室守大廟諸父守貴宮貴室諸子諸孫守下

宮下室

大音泰

陳氏浩曰禰當讀作禰謂遷主載在齊車隨公出行者也出疆之政朝覲會同之事無事者不從行謂無職守之人

公宮總言宗廟宮室正室公族公卿大夫士者之適子大廟太祖之廟諸父公之伯叔父宮以廟言室以居言貴宮尊廟貴室路寢下宮下室親廟與燕寢也

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為庶人冠取妻必告死必赴練祥則

告

冠取竝去聲

方氏慤曰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始祖廟百世不遷此言同四親廟者雖為庶人冠婚死喪則告以敦本也

族之相為也宜弔不弔宜免不免有司罰之至于贈賻承含

皆有正焉

為去聲免音問贈音諷賻音附承如字含去聲

在五廟之外者則為族五世免六世弔蓋同始祖而非四親廟者也孔氏穎達曰車馬曰賻布帛曰賻珠玉曰含衣

豐邑互釋文之王世子

服曰襚庶子宜治之正謂正其禮
御案襚服皆以承身故曰承

公族其有死罪則磬于甸人其刑罪則織剗亦告于甸人公
族無宮刑獄成有司讞于公其死罪則曰某之罪在大辟其
刑罪則曰某之罪在小辟公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公又曰
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及三宥不對走出致刑於甸人公又使
人追之曰雖然必赦之有司對曰無及也反命于公公素服
不舉為之變如其倫之喪無服親哭之

織鄭讀織剗之免反
告鄭讀鞠讞磬

三音宥音又辟
音闕為去聲

鄭康成曰甸人掌郊野之官縣縊殺之曰磬不於市朝者
隱之也織讀織刺也剗割也告讀為鞠讀書用法曰鞠官

割淫刑成平也讞之言白也辟亦罪也宥寬也欲寬其罪
出於刑也又復也對答也倫謂親疎之比也素服亦皮弁
矣愚按宮刑剗刑五刑乃有苗淫刑非聖王之制周衰尚
嚴法乃誤襲用而此亦但謂公族無宮刑而已其實聖王
曷嘗有之哉至公曰三宥有司三對或以為虛文相欺不
知聖人求其生於萬一之中以示仁有司執其法於明允
之際以示義上下固各盡其道也葉氏時曰甸師掌供案
盛子孫所不忘也今也罪不可免而刑之甸師是猶得罪
於祖宗而祖宗罪之也劉氏彝曰如其倫之喪責化
之不逮於宗族也而無服者罪其忝祖而絕之也

公族朝于內朝內親也雖有貴者以齒明父子也外朝以官
體異姓也宗廟之中以爵為位崇德也宗人授事以官尊賢
也登餼受爵以上嗣尊祖之道也喪紀以服之輕重為序不
奪人親也公與族燕則以齒而孝弟之道達矣其族食世降

一等親親之殺也戰則守於公禰孝愛之深也正室守大廟尊宗室而君臣之道著矣諸父諸兄守貴室子弟守下室而讓道達矣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及庶人冠取妻必告死必赴不忘親也親未絕而列於庶人賤無能也敬弔臨賻賻睦友之道也古者庶子之官治而邦國有倫邦國有倫而眾鄉

方矣

朝音潮殺去聲鄉音向

此覆解上文以明庶子正公族之義內親親之故在內也昭穆之序由父子而推尊卑不可紊體欲聯為一體崇德尊賢體祖宗養育人材之意以德賢明孝享上嗣祖之嫡系紀猶事也喪服由己親而漸推及之以服之精粗為序不奪其親親之本心也公降尊而與族人齒欲人皆知孝弟之道也親親無等殺則或反薄其所厚者矣載主而行

凡事稟命又守護之是事亡如存孝愛之深也太廟宗主正室宗子君為大宗有事而出必以宗子守太廟明乎君之所重臣亦重之是君臣之道著矣子弟卑賤讓於父兄之尊貴者冠婚死喪必告赴以其為一本之親也既係公族之親何以列為庶人以其無能賤以激厲之也敬弔臨賻賻和睦友愛之道凡此皆庶子之官治之古者庶子之官得人而親親誼明推之以治邦國眾知愛親敬長知所嚮矣

公族之罪雖親不以犯有司正術也所以體百姓也刑于隱者不與國人慮兄弟也弗弔弗為服哭於異姓之廟為忝祖遠之也素服居外不聽樂私喪之也骨肉之親無絕也公族無宮刑不翦其類也

為遠竝去聲

鄭康成曰術法也翦割截也不以犯有司不使撓有司之法體百姓法與百姓同示公也然必刑于隱者兄弟親而

神言心角卷一
諱之不與國人共議兄弟之罪也以其有罪忝祖故弗弔
弗為服哭於異姓之廟然猶素服居外不聽樂以為祖雖
絕之而已不忍私喪之也蓋骨肉之親無
斷絕之理官刑以滅其類是以禁之也

天子視學大昕鼓徵所以警眾也眾至然後天子至乃命有
司行事與秩節祭先師先聖焉有司卒事反命始之養也音

欣

鄭康成曰大昕早昧爽擊鼓以召眾警之起也周禮凡用
樂大胥以鼓徵學士與猶舉也秩常也節禮也使有司攝
其事不親祭者視學觀禮非為彼報也反命告祭畢也祭
畢天子乃入又之養老之所凡大合樂必遂養老是以往
焉應氏鏞曰此東序非郊之東序蓋即學宮之東序焉耳
西者廂宮之所存所以尊先師東者饗舍之所寓所
以處國子俊秀學宮亦然故立學釋菜視學釋菜皆退儻
於此而行一獻之禮視學卒事設位于此而退備孝養之

禮蓋以廟宮為尊
故以饗舍為退也

適東序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焉適饌省
醴養老之珍具遂發咏焉退修之以孝養也反登歌清廟既
歌而語以成之也言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合德音之致禮之
大者也下管象舞大武大合眾以事達有神與有德也正君
臣之位貴賤之等焉而上下之義行矣有司告以樂闋王乃
命公侯伯子男及羣吏曰反養老于東序終之以仁也更平聲闋

音闋

老年德並茂者更年老更事者三五約其尊者為之數人
不必備亦不必不備也適饌省醴天子親至饌所省視醴

酒發咏奏樂發歌咏以迎老者退對進而言老更既入天子乃退而修孝養之禮也反老更即席天子亦即席樂工登堂歌清廟之詩既歌而後三老五更乃語眾以成清廟詩所言之道其語為何言父子君臣之道是文王所以修身教人垂留後世使人皆體行以合詩樂之德音不徒為文此乃禮之大者也而堂下管奏象武之曲舞大武所以然者大合眾人以有事達其意於有神興勸有德也神謂文武天子為君餘皆臣三公六卿及老更為貴羣臣百執事為賤禮畢有司告樂闋王乃命五等諸侯及畿內鄉遂之官曰若等反于其國皆當如此養老於東序蓋推以及遠是終之以仁心也

是故聖人之記事也慮之以大愛之以敬行之以禮修之以孝養紀之以義終之以仁是故古之人一舉事而眾皆知其德之備也古之君子舉大事必慎其終始而眾安得不喻焉

兌命曰念終始典于學

兌音說

記事記其事以垂教大謂根本之道孝弟是也愛必以敬行之始不褻禮謂養老諸禮孝養適饌省醴備珍皆其事義主於分別上文所謂正君臣貴賤者是仁主於慈愛上文命公侯等言者是德之備甚言養老之禮之重也古之君子以下又美養老之禮終始盡善故人咸興起引說命以明養老於大學其義隆而教遠也

世子之記曰朝夕至於大寢之門外問於內豎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今日安世子乃有喜色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世子世子色憂不滿容內豎言復初然後亦復初朝夕之食上世子必在視寒暖之節食下問所膳羞必知所進以命膳宰然後退若內豎言疾則世子親齊立而養膳宰之饌必

敬視之疾之藥必親嘗之嘗饌善則世子亦能食嘗膳寡世

子亦不能飽以至於復初然後亦復初上上聲齊側皆反

陳氏澹曰世子之記古教世子之禮篇也不滿容不能充其儀觀之美鄭康成曰朝夕朝而朝暮而夕也日中又朝也敬視疾者之食齊和所欲或異也親嘗試毒味也善謂多於前按此篇本記教世子之法故終之以此

附解天下古今事變無窮而聖人曰修己以敬修其身而天下平何也萬事萬理皆本於心而心有入心道心之異克己復禮去其陰私化其氣質使人心悉聽命於道心而又實踐倫常旁通物理內外交修本末交養久之而中和在

抱天宇澄清不特平日之習而安焉者胥協乎則即耳目所不及心思所不周者一經見聞是非立剖執兩用中化成天下凡有德者無不庸凡利民者無不至一道風同悉由主德此論教之法不可一日而不講也此篇所記蓋其遺法後世昧此故天亶之才英明之略功業炳如而禮樂不興邳隆難致大學言明明德而即曰親民以親為新則於此篇之義不明矣蓋大學之地天子元子諸侯世子卿大夫元士之子及俊選皆與焉而其平日之教之也六德六行六藝莫非本諸心性實踐倫常以及材藝便民之事

升於大學者皆成德之材猶恐其心性不能中和卽言行未必純粹也又以神瞽爲師有德行而深於樂者察其中心之安仁否使之蕩滌邪僞益葆天真故夫子曰成於樂焉至元子適子等下與庶人同學凡三物所有皆力行之與天下賢才朝夕居遊養成德性且周悉於物理人情異日加民卽以成己者成人此爲親民之實卽明德之所由精純也是篇特錯舉其儀文而本原所在誠正修齊何以漸次而幾實踐而詣固未道及是必七十子之徒授受相承得其緒論而爲此編其事蓋皆周制其言世子亦以文

王爲宗夫文王之德之純固非特爲世子一節也而爲世子如斯其後武王周公致治亦由斯欲爲文武之治必爲文武之人豈不在後人之自奮哉

文短之人豈不拜於人之自會哉
王岐溲其於死王既公廷命亦由其於死
王欲宗夫文王之於蘇固非其於世于一而世而論世

禮記恆解卷九 晚年定本

禮運 雙流劉 沅輯註

世運有升降而隨時處中必禮以維持之此篇極論禮
本天地而治人情氣運無常禮足以運之故曰禮運中
有譌誤隨文正之

昔者仲尼與於蜡賓事畢出遊於觀之上喟然而歎仲尼之
歎蓋歎魯也言偃在側曰君子何歎孔子曰大道之行也與
三代之英正未之逮也而有志焉

蜡祭詳見郊特牲篇孔子與蜡祭之事觀闕也懸法於上
使民觀之故曰觀懸象魏義曰象魏歎魯者歎其衰也大

道之行聖王之時英謂賢君臣
夫子謙言己不能而願慕之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脩睦故人不獨親其
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
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
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
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選長竝去聲矜音鯨
分惡竝去聲為己為

去聲

天下為公不以天下為一己之私利五帝三王皆然舊說
專指禪讓謬矣選賢二句正天下為公實事選與賢能而
以爵位公之自三公九卿以暨內外諸侯大夫士皆然講
信言皆誠信脩睦行皆和睦蓋賢能脩於身而率其下者

然也己之親與子皆得所而推以及人使老壯幼皆得所
極之窮民廢疾皆有所養極言人心悉得其天理之公而
無私也分各有職分歸于歸有家貨棄於地則無以資民
用然公諸同類不必私藏於己也各奮其力乃易以成功
業然與眾同功不必為己經營也凡此皆以義理之公行
當然之事故詐謀盜賊諸偽無由而作外戶可以不閉大
同人同循乎
道而無私也

今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為己大人
世及以為禮城郭溝池以為固禮義以為紀以正君臣以篤
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里以賢勇知以
功為己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
其選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於禮者也

知去聲為
己為去聲

今孔子自謂當時也天下為家以天下為一家之物而不
知天立君師之意也各親各子各以私心相為親愛而不
必盡出於義理也若聖人之止慈止孝則親其親子其子
即可以推之天下而有餘不與此同也大人世及亦聖王
之法也然三代聖王選賢與能使之世及謂夫賢能則必
能修身齊家以貽後非第報其勳也至春秋則以為禮之
固然不復念為君之難城郭溝池所以守國之要然有其
本不徒險也今則第恃此為固禮義經國之本然身體力
行不徒文也今則第以為科條之密君臣父子兄弟夫婦
本於天性而將以禮樂有其自然而不容已當然而不可
紊者也今則為上者不修其本第思有以正之篤之睦之
和之制度田里範民之行養民之生不可廢也今則以此
設之立之惟恐其奸欺勇知與功亦可取而非其上也不
則以此為賢以此為己此皆後世刑名法術之治故民不
知仁義禮樂之本而詐謀滋多兵由此起禹湯文武成王
周公值此末世故乃除亂反正復興禮治此六君子者正
所謂三代之英未有不謹於禮禮本諸身心而推以治人
大道之行有志未逮正為六君子以禮成己成人之道非

易

以著其義以考其信著有過刑仁講讓示民有常如有不由

此者在執者去眾以為殃是謂小康執音勢亦作勢

著明考核刑法也在執有勢位者承上而反言之以明禮
非徒禁令也禹湯六君子其謹於禮也皆本躬行心得以
垂為教法下此者無誠正修齊之本而但以禮治人著其
大義不能盡其曲折也考其誠否不能以信相孚也有過
者罰之使人知懼而使以仁為法又講習禮讓之事示民
以朝廷有常法如有不遵常法者則責有位去之眾人皆
以去位者為殃禍此第彷彿禮意為之法
制禁令不由修己而推故曰小康康安也

言偃復問曰如此乎禮之急也孔子曰夫禮先王以承天之
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詩曰相鼠有體人而

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是故夫禮必本於天殺於地列於

鬼神達於喪祭射御冠昏朝聘故聖人以禮示之故天下國

家可得而正也

復扶又切治平聲相去聲殺音效冠去聲朝音潮

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皆以禮致治而不得禮之實者僅小康故偃復問禮急矣而其實果何如禮本於天而著為物則先王因而品節之以協乎中正是為承天之道治人之情失死得生禮本於性人無性不立也相鼠鼠名亦曰禮鼠見人則拱手而立本於天之理本中正殺於地地承天而分品類即自然之秩敘也殺效也鬼神特造化陰陽之為其屈伸變化皆一本中正故禮可得而著列之也達通行無滯以禮示之躬行以率民也

言偃復問曰夫子之極言禮也可得而聞與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我欲觀殷道是故

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坤乾之義夏時之等吾以是

觀之

與音餘

極言盡言之謂前代禮制之詳夏時如夏小正之屬記時之書故曰夏時坤乾殷易名天之元氣孕於地故殷易始坤而名歸藏夏時坤乾二書名夫子蓋猶見之舉此以言夏殷之禮即二書可知也當時禮多非先王之遺故子游欲聞其詳而夫子自夏商言之以起下文蓋三代聖王因時損益以歸於中備歷忠質文而禮之意始全夫子將綜三代以言禮故從此說起非薄文武周公也

夫禮之初始諸飲食其燔黍捭豚汙尊而抔飲蕢桴而土鼓猶若可以致其敬於鬼神及其死也升屋而號告曰皋某復然後飯腥而苴孰故天望而地藏也體魄則降知氣在上故

死者北首生者南鄉皆從其初

燔音煩 擗音孽 汙音蛙 杯音陪 蕢音通 桴音孚 號平聲 飯

扶晚反 孰熟通 首鄉竝去聲

夫子承上而本禮之初言之飲食人所以生故禮始於此
擗桴通燔黍擗豚鄭康成曰釋米擗肉加於燒石之上而
食之耳汗鑿地為尊杯飲以手掬之也蕢讀為土壙也謂
搏土為桴也土鼓築土為鼓也禮制未起即以養人之具
事神而亦可以致其禮祇貴一敬耳以其事在上古故以
猶若字想像之鄭康成曰升屋而號招之於天也孔氏穎
達曰皋引聲之言某死者名復令其反復魄也飯腥以生
米為含苴熟包裹熟食以奠天望望天招魂地藏穴地藏
尸所以然者體魄則降於地知氣必上升於天北首歸陰
之義南鄉向陽之義皆從其初者人受氣於天成形於地
故其死也亦順陰陽之義而為之禮

昔者先王未有宮室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橧巢未有火化食

草木之實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未有麻絲衣其羽皮後

聖有作然後脩火之利范金合土以為臺榭宮室牖戶以炮

以燔以亨以炙以為醴酪治其麻絲以為布帛以養生送死

以事鬼神上帝皆從其朔

窟苦忽反 檜音曾 茹音汝 衣去聲 范範通 炮薄交反 亨烹通 酪音洛

治平聲

孔氏穎達曰營窟者地高則穴於地地下則營累其上而
為窟檜巢檜聚其薪以為巢陳氏澠曰未有火化故去毛
不盡而食之也鄭康成曰作起也脩火之利謂熟治萬物
范金謂鑄作器用合土謂瓦甗甗及甗臺榭器之所藏也
炮裏燒之燔加於火上烹煮之鑊也炙貫之加於火上醴
酪蒸釀之也酪酢載皆從其朔本前代之初意而文之也
故立酒在室醴醢在戶粢醞在堂澄酒在下陳其犧牲備其

鼎俎列其琴瑟管磬鐘鼓修其祝嘏以降上神與其先祖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齊上下夫婦有所是謂承天

之祐

醜側眼反案如字醜音醜嘏音古祐音戶

古無酒以水為酒後世重古尊曰元酒而陳於室其下三者以後人所為賤之故以次下列孔氏穎達曰醴醖成而汁滓相將如今甜酒粢稷也稷亦可為酒醖紅赤色澄酒極清之酒戶室外堂在階上下堂下也琴瑟堂上之樂管磬鐘鼓堂下之樂祝以主人之辭饗神嘏以尸之辭致福而報主人陳氏澔曰上神在天之神孔氏穎達曰正君臣上下詳見祭統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上下人倫之大者皆於祭而見之故可以承天之福此只大概言禮樂祀神之事不必區區據儀禮解之

作其祝號立酒以祭薦其血毛腥其俎孰其殽與其越席疏

布以冪衣其泔帛醴醖以獻薦其燔炙君與夫人交獻以嘉

魂魄是謂合莫

孰熟通殺本作肴越音活冪音密又作冪衣去聲莫漠通

鄭康成曰周禮祝號有六號者所以尊神顯物也孔氏穎達曰一神號若皇天上帝二鬼號若皇祖伯某三祇號若后土皇祇四牲號若牛曰一元大武五齋號若稷曰明粢六幣號若幣曰量幣元酒以祭朝夕之時設元酒於五齊之上薦其血毛朝踐時延尸在堂祝以血毛告於室腥其俎朝踐時既殺牲以俎盛肉進於尸前熟其殽殽骨體也謂祭初之時越席蒲席疏麤也泔帛練帛染而為之朝踐時用醴饋食時用醖燔炙燔肉炙肝交獻第一君獻第二夫人獻第三君獻第四夫人獻交錯而獻冪覆尊也嘉樂也莫虛無也愚按祝號尊而神之美其名稱以別於生人元酒存太古之意不忘其初血毛俎殽以下兼上古中古之制而事之如生以樂死者之魂魄是其誠敬直合於冥漠中也

然後退而合亨體其犬豕牛羊實其簠簋籩豆鉶羹祝以孝

告嘏以慈告是謂大祥此禮之大成也

亨音烹 鉶音庚

陳氏澣曰前此薦爛未是熟物迨後乃取爛肉更合烹之使熟體其犬豕牛羊既熟乃體別骨之貴賤以為眾俎用供尸及賓客等也籩內圓而外方盛稻梁器簋外圓而內方盛黍稷器籩豆形制同竹曰籩木曰豆鉶如鼎而小盛羹之器少牢祝曰孝孫某敢用柔毛剛鬣嘉薦普淖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如配某氏尚饗嘏曰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女孝孫來女孝孫使女孝孫受福于天宜稼于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是各盡其孝慈也祥善也通孝慈之意以迄於羣臣子姓其事大善而禮亦於是大成矣以上言飲食之用養人即以事神為禮制之本

孔子曰嗚呼哀哉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

天子之事守也故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

舍音捨 契音薛

夫子既言禮之所由始而又歎當時禮之所由壞如此傷之禮經亂而凌夷也周禮在魯故夫子欲於魯觀之而魯又失周公之制所以歎也后稷教民稼穡周公制禮去先代勾農之享而以稷代之郊祀后稷以配天蓋謂至尊者莫如天而社稷次之以是為功德配天云耳非郊祀天而以稷配也諸侯有祫無禘明堂位云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牲用白牡四時之祭春曰禘夏曰禘夫子所謂禘嘗之義者也今因正夏之禘祭而用殷天子之禮以尊公比於白馬賓王所用禮文與周天子實異成王之禮而不失其正也傳世既久魯之天子實異成王之禮遂不遵季夏之常期燕享時祭概襲用之以為光榮故范獻子曰魯有禘樂賓祭用之春秋所記時禘吉禘不一皆因禘祭禮文特豐故隨意用之非為追祀文王也呂覽云惠公請郊禘於周王弗許歸而自用之蓋二王之後得祭天地三辰觀國惠公以魯既蒙天子恩用殷禮以祀周公竝郊望之禮亦僭如二王之儀非成王賜而伯禽受也夫子

言祀之郊也祀禹宋之郊也祀契天子之事守周特崇以賓禮周公雖聖猶是臣子何得妄擬哉但魯僭用之郊非燔柴秦壇之郊而彷彿祀宋天地三辰之文且隆其儀於郊壇之后稷也故魯頌曰皇皇后帝皇祖后稷誇耀其祖為稷神比于皇天后土之尊鄙人之見也家語夫子對定公亦言魯郊非大郊前人多未明此章之義故於魯郊禘之明事不

祝嘏莫敢易其常古是謂大假祝嘏辭說藏於宗祝巫史非禮也是謂幽國

常古孝慈之義自古為然祝以孝告嘏以慈告非徒文也乃祭者平日實能敬承其先德而後祭時祝以孝告尸亦命祝為辭以美之是為不敢易常古之義所以為大美若平日無孝德之實徒使祝史以孝告先尸亦嘏之且預撰為辭說藏於宗祝巫史臨時用之則非禮也幽國也謂君臣皆不明假通作嘉美也詩曰假樂君子

醜筭及尸君非禮也是謂僭君冕弁兵革藏於私家非禮也是謂廢君大夫具官祭器不假聲樂皆具非禮也是謂亂國

筭古雅反又音嫁脅許劫反

孔氏穎達曰夏曰醜殷曰筭唯王者之後得用之周氏謂曰及尸君君以獻尸尸以酢君也御案君之冕弁臣不敢服何故藏之私家若臣之冕弁亦無藏公府之禮蓋卿大夫之冕弁必君命乃得服不待命而自為之即藏也脅劫脅具官官事不攝祭器孔氏穎達曰大夫無地不得造祭器有地雖造而不得具足唯公孤以上得備造大夫祭不得用樂唯君賜乃有之若大夫竝為上事則非禮臣與君敵敗亂之國

故仕於公曰臣仕於家曰僕三年之喪與新有昏者期不使以衰裳入朝與家僕雜居齋齒非禮也是謂君與臣同國

承上而言尊卑之等不可紊也公臣家僕名分攸分君上體恤之可也縱容之不可也三年喪與新有婚者期不使令所以體恤之使其臣棄親喪而衰裳入朝與家僕雜居齊齒則上實慢之下亦因而犯上矣君與臣同國無尊卑之分也

故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諸侯有國以處其子孫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是謂制度故天子適諸侯必舍其祖廟而不以禮籍入是謂天子壞法亂紀諸侯非問疾弔喪而入諸臣之家是謂君臣為讎

天子諸侯大夫各有以處其子孫而不相侵瀆故各遂其欲各得其分制則有所裁度則有所限鄭康成曰以禮籍入謂太史典禮執簡記奉諱惡者也天子雖尊舍人宗廟猶有敬焉自拱勅也無故而相之是戲讎也

是故禮者君之大柄也所以別嫌明微儻鬼神考制度別仁

義所以治政安君也別必列反 儻音擯

陳氏澔曰國之有禮如器之有柄孔氏穎達曰接賓以禮曰擯別嫌別尊卑貴賤男女之嫌明微明幽微心志之隱賓禮鬼神可以誠格考定制度使適中正分別仁義愛敬所施無紊皆所以治其政而安其君也

故政不正則君位危君位危則大臣倍小臣竊刑肅而俗敝則法無常法無常而禮無列禮無列則士不事也刑肅而俗敝則民弗歸也是謂疵國

倍背君也竊攘盜也先言政不正之弊而後推其由法者所以正人而禮則經緯此法者也法無常即禮無列禮無列則士不事其事而民弗歸之由其末以推其本故倒言之士兼大臣小臣言疵病也

故政者君之所以藏身也是故夫政必本於天殺以降命命

降于社之謂殺地降于祖廟之謂仁義降于山川之謂興作

降于五祀之謂制度此聖人所以藏身之固也殺音效

政成而民安其教戴君德於不知若君藏其身然本於天

天秩天敘自然之節文也殺效也命即天命天有此理而

君效法之以出政天施生而地承天命降于社而有祭后

土之禮效地之成天功也命降于祖廟而有祭先之禮仁

義愛敬之本也命降于山川而有祭嶽瀆之禮興作材物

備用也命降于五祀而禮祭五行之神制度宮室起居也

固謂久安長治

故聖人參於天地竝於鬼神以治政也處其所存禮之序也

玩其所樂民之治也故天生時而地生財人其父生而師教

之四者君以正用之故君者立於無過之地也

申明上文藏身之意竝比也聖人德修於身凡事必求其

可以參天地竝鬼神者無他以治政也以己正人存於心

者有自然之秩序處居而安也及於民者皆當然之和樂

玩愛而守也蓋天以時育物地承天生財皆所以養人其

父師生之教之亦天地自然之理而君總其綱能正己

以正人則政治乃成立於無過之地君德一天德也

故君者所明也非明人者也君者所養也非養人者也君者

所事也非事人者也故君明人則有過養人則不足事人則

失位故百姓則君以自治也養君以自安也事君以自顯也

故禮達而分定故人皆愛其死而患其生分去聲

承上立於無過之地而言所明人所賴以明明人明於人

也所養食於人養人食人所事役人事人役於人明人則

有過己不明而因人以明恐闇於聽而理不正也沾沾養人則不足屈己事人則失位故百姓眾賴於君君不必降尊勞力但以禮制之則人各安分皆愛其死而恐其徒死死必以禮患其生而不虛生生必以禮

故用人之知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用人之仁去其貪音知

智

申明上文君所明非明人之義知仁勇天下之達德所謂父生之而師教之者然各有其弊明君以正用之去詐怒與貪而知仁勇得其正矣此所以立於無過之地所明非明人者也知明理詐行私勇好義怒私忿仁愛人貪泛濫即三者以明似是而非之界非至明不能察而去之所以君為人所明不徒明於人非謂尊賢取友之可無也

故國有患君死社稷謂之義大夫死宗廟謂之變

申明上文愛其死而患其生之義死生必準於禮即二者以明其概也國君守土死社稷為義大夫非義當死君而

為一己宗廟死則非常矣凡死不徒死當以禮為準可類推當死不死則生為虛生

故聖人耐以天下為一家以中國為一人者非意之也必知其情辟於其義明於其利達於其患然後能為之何謂人情

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弗學而能何謂人義父慈子孝兄良

弟弟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義講信脩

睦謂之人利爭奪相殺謂之人患故聖人之所以治人七情

修十義講信脩睦尚慈讓去爭奪舍禮何以治之耐古能字辟婢亦反

惡去聲下弟音悌長上聲去舍竝上聲治平聲

天下一家中國一人言治之之易意私心臆度情易流以

義節之辟闕其途不一端利民所便患民所苦七情者心

之用而必以理宰之十義者天之經而必誠孚情睦講講明脩去其非也由家而推之故君臣在後講明其理脩治其事則七情當而十義脩反是則爲人患凡此皆舍禮無以治之

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故欲惡者心之大端也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美惡皆在其心不見

其色也欲一以窮之舍禮何以哉

惡去聲度入聲舍上聲

情雖有七約言止欲惡二端耳情在於心不可色求欲一概以窮治之舍禮無術蓋禮立而人義正利患明天下可以作一家治中國可以作一人治也

故人者其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會五行之秀氣也

天地一太極也太極全體備於人故爲天地之德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陰之靈曰鬼陽之靈曰神陰陽變化而

生五行五行之質有精粗美惡惟人得其秀氣交會言其動靜變化其實一太極之英而已下文乃詳言之

故天秉陽垂日星地秉陰竅於山川播五行於四時和而後

月生也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闕

竅苦弔反播上聲

秉執持意日爲陽光星與日竝言者以其光照與日同無盈虧而垂照也地平廣山川流峙若開竅然播五行於四時承上合天地言之陰陽屈伸消長而生五行四時分布五行之迹昭然可見和而後月生月本無光映日而生光晦朔之交日月合璧陰陽諧和至初三日而月哉生明五日一候至十五日而盈陰之象盈實陽之氣滿也又五日而哉生魄三五日而月晦陰之象消實陽之氣斂也即月之盈虧而陰陽屈伸消長之義朗然如揭蓋陰陽一天氣之運行而地實載之地呈其象天宰其靈一元之氣無時不和故日月之行萬古如一而人實秉其精夫子將言人之至貴故先言此也

五行之動迭相竭也五行四時十二月還相為本也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宮也五味六和十二食還相為質也五色六章十二衣還相為質也還音旋

承上推廣五行之用以見天地之盛也動運轉竭盡也此盛彼衰彼衰此盛迭相虧竭實迭相生化二句總包下四者五行見於四時十二月還相為本春木夏火之本中央土秋金之本秋金冬水之本冬水春木之本五行見於聲律十二管還相為宮宮聲五音之首黃鍾為律本音之元也十二管皆可以起宮聲隨其損益變化而皆不離乎中氣故曰還相為宮五行見於飲食酸苦甘辛鹹之五味調以醯醢鹽梅薑桂十二月各以其時所主之味為質而五味六和未嘗不相為用也五行見於章采青黃赤白黑之五色繪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以為十二等之衣各以所宜之色為質而五色六章未嘗不交相需也即四者以例推之而五行之動可見

故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也

天地之理至粹者在人非人則天地亦不能成其功化故曰天地之心端始也首也五行散布於萬物而其要在人味聲色皆具五行之理氣而人食之別之被之以生故人為萬物之靈

故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為本以陰陽為端以四時為柄以日星為紀月以為量鬼神以為徒五行以為質禮義以為器人情以為田四靈以為畜以天地為本故物可舉也以陰陽為端故情可睹也以四時為柄故事可勸也以日星為紀故事可列也月以為量故功有藝也鬼神以為徒故事可守也五行以為質故事可復也禮義以為器故事行有考也人情以

為田故人以為與也四靈以為畜故飲食有由也

量去聲畜許六切

萬物皆天地所生以天地為本則萬物之理可該而舉其要人情本於陰陽以陰陽為端情狀美惡可睹凡事必待時而成以四時為柄人乃乘時勸事日星分布流行有序不紊民事則之則有成法而綱紀布列月之盈虛消息即天道運行卷舒之迹以之為量則始終消長相時而為凡功可藝藝治也鬼神祇是造化之迹與之為徒凡事盡其人道而鬼神來享可守而弗失矣五行循環不窮一元之氣宰之故也人事不無盛衰惟一理以宰之以五行為質則剝復乘除順時守理事可周而復始也凡事若無禮義即無規範以禮義為器或事或行可以考其得失田滋生而不息人情百出而不窮人情以為田芸治使無伐性故人為萬物之主而貴也與主也四靈眾物之長若飲食無禮暴殄其類則四靈不至四靈為畜故飲食可以備禮而無濫用也由謂由其禮

何謂四靈麟鳳龜龍謂之四靈故龍以為畜故魚鮪不泚鳳

以為畜故鳥不獮麟以為畜故獸不狘龜以為畜故人情不

失鮪音偉泚音審獮况必切狘許月切

孔氏穎達曰泚水中驚逝狘驚飛狘驚走釋四靈及為畜之義蓋物與人異類而同生王者仁恩洽而庶物熙四靈直如家畜眾類各安其性不泚不狘不獮其氣相感也龜於四靈之中尤為有知而切用人情不失藉龜卜以交神明而誠敬篤也

故先王秉著龜列祭祀瘞繪宣祝嘏辭說設制度故國有禮

官有御事有職禮有序

著音尸瘞於列反繪如字

鄭康成曰埋牲曰瘞幣帛曰繪宣猶揚也承上言聖人作則本天地以及於萬物如此故先王重之而不敢私心自用秉著龜以決於神明而列為祭祀瘞繪以通幽宣祝嘏辭說以達意設為一切之制度使人有遵守故國有典禮

官有以御下事各得其職禮各得其序上禮言其綱下禮言其紀也

故先王患禮之不達於下也故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祖廟所以本仁也山川所以備鬼神也五祀所以本事也故宗祝在廟三公在朝三老在學王前巫而後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王中心無為也以守至正

音儋朝音潮筮市制反瞽音古侑音又陳氏濫以王中為句從之

禮達於下必自正己始故先王祭帝以定天至尊之位祀社以列地利之主祀祖廟以明仁愛之本祀山川以明賓禮鬼神之道祭五祀以明事為之所起宗祝在廟以盡事神之禮三公在朝以盡輔導之義三老在學以明人倫之教前巫以卻不祥後史以紀言動卜筮以決猶豫瞽樂人侑疑丞之屬所以佐佑君德者言既制禮以通天地鬼神

祖宗而又廣設輔弼如此王居中恭己無為不使一毫私意萌動以守至正是乃禮之所以達而自天地以及萬物皆正也

故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焉禮行於祖廟而孝慈服焉禮行於五祀而正法則焉故自郊社祖廟山川五祀義之脩而禮之藏也

藏如字

承上而言禮達於天下意百神皆統於天天心順而百神効職矣社祀地地效靈而百貨可極其盛矣祝以孝告撮以慈告祖先妥而孝慈之義廣矣五祀民生日用事為之本即此以為端而一切法則之正可推山川亦在乎中矣義之脩天理之自然人事之當然宜如此禮之藏萬理皆由此推若府藏也

是故夫禮必本於大一分而為天地轉而為陰陽變而為四

時列而為鬼神其降曰命其官於天也

太一即太極也以其誠一不貳故曰大一大一為理氣之原即易所謂大哉乾元也大一剖分而為天地運轉而有陰陽變化而為四時燦列而為鬼神由一本以達於萬殊皆天理之自然與其當然故聖法之以為禮其降於萬物則為命令其實皆取法乎天而非有私也官法也主也

夫禮必本於天動而之地列而之事變而從時協於分藝其居人也曰養其行之以貨力辭讓飲食冠昏喪祭射御朝聘

分去聲養如字冠去聲朝音潮本於天天理之自然動而之地地承天而亨品物即禮當然之法象分列而為庶事變化而合時中分事物各有分量藝治之而治也居人人得禮而安若居然養養其身心貨力所在易爭禮為之辭讓飲食冠昏以下皆非貨力不

行皆以辭讓行之是禮之所以協於分藝而養人也

故禮義也者人之大端也所以講信脩睦而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也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大端也所以達天道順人情之大寶也故唯聖人為知禮之不可以已也故壞國

喪家亡人必先去其禮

壞音怪喪去聲

行而宜之之謂義如其宜而履之之謂禮其實一也信存於己睦孚於人吳氏澄曰人身膚最外肌次之筋次之骸最內以肌會膚以筋束骸四者之聚為身是也有禮則莊敬日強大端猶言大要天道之自然即人情之當然達之使勿滯順之使勿違如孔穴然必由之以出入也唯聖人達天人之奧故知禮不可已敗國喪家亡身必先去其禮而後悖天忤人罹於凶禍也

故禮之於人也猶酒之有蘖也君子以厚小人以薄蘖魚列反

酒必麴蘖而成人必順理而生君子如醇酒其味厚小人如醲酒其味薄若竟無禮則非人猶無蘖則非酒也

故聖王脩義之柄禮之序以治人情故人情者聖王之田也

脩禮以耕之陳義以種之講學以耨之本仁以聚之播樂以

安之治平聲種上聲耨奴豆反

柄所執持者因其宜而為之節文則曰禮序因其宜而第之也田非芸治不熟人情非聖王不中禮有綱紀條曰故如耕先為陳說大義以動其天良故如種再為講學以精其事故如耨禮義熟而心德全則仁矣聚如收穫而聚久或思變故播樂以暢其天而安之

故禮也者義之實也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

義起也義者藝之分仁之節也協於藝講於仁得之者強仁

者義之本也順之體也得之者尊分去聲

承上而推言之以明禮本於仁義也凡事以合理之宜為主而理必以禮節文之乃得其宜故曰義之實協諸義而協則雖先王無其禮亦可以義起義者治事之分限天性之品節協於治事之當然講於天性之自然則得之者強固不屈於物而仁者尤人之性得於天者順天性而施於事為為義之本順之體尊無以尚也故得之者尊

故治國不以禮猶無耜而耕也為禮不本於義猶耕而弗種

也為義而不講之以學猶種而弗耨也講之以學而不合之

以仁猶耨而弗穫也合之以仁而不安之以樂猶穫而弗食

也安之以樂而不達於順猶食而弗肥也耜音似種上聲穫戶郭反

元言心角卷之
吳氏從曰此反解上文而以順為解也合仁謂合聚眾理於一心仁而未能安是猶與仁為二也成於樂而安於仁則與仁為一矣仁者體之全於內順者用之達於外體雖全而用猶未達猶內腹雖充而外體未肥故必達於順而後為禮義治情之極功

四體既正膚革充盈人之肥也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大臣法小臣廉官職相序君臣相正國之肥也天子以德為車以樂為御諸侯以禮相與大夫以法相序士以信相考百姓以睦相守天下之肥也是謂大順

承上達於順意而極言之即承食之肥以設譬正無邪僻也膚外皮革內皮人之肥即大學心廣體胖意篤篤厚之至睦無可間和無所乖法躬行法度廉潔已守法官修其職職稱其官曰相序君正己以率臣臣誠身以盡忠曰相

正德兼內外而言車所以載身而行御所以節車而安德具於心而推暨於萬事萬為如車之自邇之遠樂即行之而和之謂非但鐘鼓琴瑟等也諸侯以下非不可備德特以其職守分輕重言之禮主於敬讓法主於遵循信者成事之本故以相考睦者善俗之原故以相守天下雖廣猶一身也故可以肥言之而無往不達即為大順

大順者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常也故事大積焉而不苑竝行而不繆細行而不失深而通茂而有間連而不相及也動而不相害也此順之至也苑音婉繆音謬

順者理達而情孚之謂恐人務求其順而不中乎禮故又申言之常謂自然而不容已當然而不可紊苑多草木養禽獸之地此借以為鬱滯之意也事積而有禮以行之則不滯竝行而各有禮故不錯繆細微之事皆有禮以行之故不失極深之理有禮以達之故通繁茂而各有條理故有間相連而各有分際故不相及變動而適得其中故不

相害蓋合巨細精粗各得其宜乃為順之至也

故明於順然後能守危也故禮之不同也不豐也不殺也所以持情而合危也

危者安之反世事危者甚多明乎天理之自然當然順而行之雖危无咎故能守也豐太過殺不及情易流易危以至順之禮持之合之

故聖王所以順山者不使居川不使渚者居中原而弗蔽也用水火金木飲食必時合男女頒爵位必當年德用民必順故無水旱昆蟲之災民無凶飢妖孽之疾故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人不愛其情

渚之汝反頒音班當去聲孽魚列反

申言所謂順者祇是順乎理之自然而無拂逆因以聖王之順言之合乎情理之當然而天地與人皆順習於山川者不使失居弗勞蔽之也必時各得其宜不竭其用婚姻當其年爵位當其德用民必順不非時而勞役之不愛道陰陽和而風雨時不愛寶生成多而財貨足不愛情親親長以及於天下人之親長

故天降膏露地出醴泉山出器車河出馬圖鳳皇麒麟皆在郊椒龜龍在宮沼其餘鳥獸之卵胎皆可俯而闕也則是無故先王能脩禮以達義體信以達順故此順之實也

椒藪同音叟闕

又推言順之至者天地人物無不協應膏露露甘如膏醴泉泉香如醴器鄭康成謂如銀甕丹甌車陳澍謂山車垂鈞不待揉治而自圓曲是也俯而闕巢穴與人相近不避也無故猶無他極言順德之應非有他故由先王修禮

禮記卷之九
禮運
以達乎義之當然體天理人情之誠然者以達乎人物之所順故此順之實也非德極其盛安能制禮以順天地人哉

附解自羲農以來聖人迭起制爲禮以便民生至唐虞而成功文章巍然煥然蓋大典略具矣然世運以漸而開人物以漸而盛又歷三代而法始明備元公兼三王以施四事禮之精微廣大蓋無弗周詳而宰制無人日久弊生固其常理夫子欲爲東周使得志於時監前代而損益之所以善世宜民者雖因革不同然豈或有異於五帝三王哉奈遇合無期則空言奚補與蜡賓而興歎歎魯卽以歎周謂

周公之遺畱不可復見耳及言偃進叩而夫子乃慨然於大道之行三代之英夫大道之行而曰三代之英固非上古洪荒之治也而或乃疑其語涉空闊非夫子之言豈非未明其語義乎天下爲公非謂禪讓也堯以唐興舜以虞號上古君民止如後世部落酋長故成邑成聚成都舜有羶行不以爲怪而殷之居亳周之居岐亦非受封夏商卽周室之興也庸蜀羌髳從征牧野而不入版圖井田封建止此中原之地蓋聖人未嘗欲胥天下而臣妾之又何嘗欲盡疆宇而控馭之此卽公天下之說也不獨親其親不

獨子其子則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非謂不親其親而親人之親不子其子而子人之子其他誤會皆因章句不明之故若夫篇中言禮之初禮之失而歸結於聖人作則與大順之義下篇言禮時為大順次之因時處中固非聖人不能也而能以義行禮肥其身以暨於天下則亦可以次於大同而不僅小康蓋夫子實有聖王之德而不得其時平日以禮教人使之自束身心漸臻美大至折衷前聖為禮制以化民其時中妙用則非空言可了因言偃問而反復言之古今事變帝王治道大意蓋

已悉該其中以夫子言禮遺文考之未有精詳若斯篇者也讀者其可忽諸

非謂不誠其意而施人之德不若其子而施人之德
誤會皆因章句不明之故若夫禮之為用固定矣而
禮之於聖人作則與大類之義下篇言禮時為大禮亦
因時處中則非聖人不能也而能以教行禮施其身以
天下則亦可以次於大同而不徒小禮蓋夫子獨有
王之德而不待其時平日以禮教人使之為家為國
出類拔萃其可謂禮以為禮制以化民其時中於禮則非
口亦須其中以夫于言甄豎文等之未會辭指其此器皆

禮記恆解卷十 晚年定本

禮器 雙流劉 沅輯註

禮以範人倫自朝廟以暨民生日用皆有禮即皆有器
此篇略舉其概以明聖人制禮精意即器而可識矣故
曰禮器中有譌誤隨文正之

禮器是故大備大備盛德也禮釋回增美質措則正施則行
其在人也如竹箭之有筠也如松柏之有心也二者居天下
之大端矣故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故君子有禮則外諧而
內無怨故物無不懷仁鬼神饗德先王之立禮也有本有文

忠信禮之本也義理禮之文也無本不立無文不行

措七路反又作

厝

此節冒起全篇禮必有器是故聖人大備其器大備聖人之盛德所以範圍曲成也釋曰增美質閑其邪而存其誠也措諸己則正施諸人則行竹箭有筠以飾於外松柏有心以固於內大端猶大要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喻其貞且久也外諧和合於人內無怨無憾於己禮合萬物之情而通鬼神之奧故懷仁饗德承以有本有文明乎器以行禮禮不徒器欲人務忠信以清其源明禮義以善其用也

禮也者合於天時設於地財順於鬼神合於人心理萬物者也是故天時有生也地理有宜也人官有能也物曲有利也故天不生地不養君子不以爲禮鬼神弗饗也居山以魚鼈

爲禮居澤以鹿豕爲禮君子謂之不知禮

天時變化而生萬物禮隨時而損益合中地生財以養人禮因地制宜各得其當如陳設然設陳也鬼神者理之宰以禮合天理順鬼神亦順人心有天理禮因而節文之合其本心之良萬物錯雜有禮而後各得其理理治也人以五官爲能物各有所利用不一致故曰曲聖人因天地人物自然之理制禮以品節之故可以通鬼神而奠民物非是不以爲禮居山以水產爲禮居澤以山產爲禮則不順其自然即非禮之當然舉以概其他

故必舉其定國之數以爲禮之大經禮之大倫以地廣狹禮之薄厚與年之上下是故年雖大殺眾不匡懼則上之制禮

也節矣

狹音洽上下之上上聲殺色介切匡音眶

定國之數謂地物所出多少經猶法也倫猶例也禮非財用不行的酌地廣狹以爲禮之厚薄又視豐凶以爲隆殺即

年大殺而眾不恐懼仍循禮而行以上之制禮有節故也此節乃言制禮之義

禮時為大順次之體次之宜次之稱次之堯授舜舜授禹湯放桀武王伐紂時也詩云匪革其猶聿追來孝天地之祭宗廟之事父子之道君臣之義倫也社稷山川之事鬼神之祭體也喪祭之用賓客之交義也羔豚而祭百官皆足大牢而祭不必有餘此之謂稱也稱去聲後皆同革音棘

時隨時以處中也惟聖人能然故為大下四者皆在時字中而得其一端不必全備故次之順順其自然之理體別其體類宜合於當然稱如其分量即揖讓征誅以明惟聖人能時申詩言文王非急於成己之欲乃追述先人之孝於來茲蓋聖人事天如事親揖讓征誅承天心而為之亦猶是也天地之祭數事皆天理自然之倫次聖人順而修

明之社稷山川鬼神皆有祭而所事不同則禮類亦異喪祭賓客吉凶殊而禮不侔各適其宜羔豚逮於百官大牢惟在天子各種其爵位之大小非故為豐畜申言制禮有此五義而器之所以異也諸侯以龜為寶以圭為瑞家不寶龜不藏圭不臺門言有稱也

上文言五者禮之大凡而稱尤所以別尊卑正名分故特申言之以起下文國有守龜以卜吉凶而為天子守土圭受於天子故以為瑞大夫之家則不然臺門門兩旁築土為臺闕其中曰闕曰兩觀曰象魏皆是也

禮有以多為貴者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一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諸公十有六諸侯十有二上大夫八下大夫六諸侯七介七牢大夫五介五牢天子之席五重諸侯之席三重

大夫再重天子崩七月而葬五重八娶諸侯五月而葬三重

六娶大夫三月而葬再重四娶此以多為貴也介音戒後同重平聲下同

娶所甲反

孔氏穎達曰土一廟據下土為言若適士則二廟也天子豆二十六正羞也尊者宜備味諸公上公諸侯侯伯子男十六十二更相朝時堂上之豆數上下大夫或入或六皆主國食使臣堂上之豆數介副也牢太牢也諸侯朝天子天子以大牢禮賜之介及牢不云天子者天子無介牢禮無等及為賓客之事也諸侯席三重相朝時賓主皆然尊者須從厚葬五重謂藉棺茵褥鄭氏據儀禮兼抗言非是娶棺羽飾

有以少為貴者天子無介祭天特牲天子適諸侯諸侯膳以饋諸侯相朝灌用鬱鬯無邊豆之薦大夫聘禮以脯醢天子

一食諸侯再大夫士三食力無數大路繁纓一就次路繁纓

七就圭璋特琥璜爵鬼神祭單席諸侯視朝大夫特士旅

之此以少為貴也續音獨朝直遙反下同脯音甫醢音海繁音盤琥音虎璜音黃單音丹

鄭康成曰天子無介無客禮也孔氏穎達曰天神尊貴質故祭止一特牲諸侯事天子如天子事天故奉膳亦止用牛諸侯相朝享禮畢未饗食之前主君酌鬱鬯之酒以獻賓示相接以芬芳之德不在殺味也大夫行聘禮畢主國禮之酌以酒而又有脯醢是味稍多也食滄也尊者以德為飽不在食味故每一滄輒告飽待勸之乃更滄諸侯再食而告飽大夫士德轉少告轉疏自食其力者以飽為度不須告勸故滄無數也繁馬腹帶纓鞅也染絲而織之曰罽五色一而曰就成就也言色而則一成大路車既朴素馬亦少飾圭璋玉中之貴也不用他物媿之言以德獨達於君前也琥璜玉劣於圭璋不特達附爵乃通單席神道尊而異人不假多也諸侯視朝日出見諸臣特人人揖

之旅共一揖也 御案玉路有再就郊特牲言次路五就指繼先路之次路此七就指繼次路而又次者也周路有五則殷路固不止於三矣

有以大為貴者宮室之量器皿之度棺槨之厚叩封之大此

以大為貴也 量音亮皿命景反

方氏慤曰周官典命宮室以命數為節自上公至子男或以九或以五各有等差宮室貴大也天子之路弓斗房皆謂之大此器皿貴大也尊者之棺四重卑者止於一重槨則周於棺周官冢人以爵等為叩封之度此棺槨叩封貴大也量言所容度言所至互相備也車旂之屬謂之器不可謂之皿籩豆之屬謂之皿亦可謂之器積土言之曰叩度土言之曰封叩必高封則不必高也

有以小為貴者宗廟之祭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尊者舉

觶卑者舉角五獻之尊門外缶門內壺君尊瓦甒此以小為

貴也 散去聲觶音志缶方有反甒音武

鄭康成曰凡觴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觶四升曰角五升曰散獻獻尸也壺大一石瓦甒五斗孔氏穎達曰凡饗有酒其列尊之法缶盛酒在門外壺在門內瓦甒云君尊則壺缶但飲諸臣也今韓詩說爵盡也足也觚寡也飲當寡少觶適也飲當自適角觸也不能自適觸罪過也散訕也不能自節為人所謗訕總名曰爵其實曰觴觴者餉也觥亦五升所以罰不敬觥廊也所以著明之貌君子有過廊然明著非以餉不得名觴

有以高為貴者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

天子諸侯臺門此以高為貴也

御案階以一尺為一級臺門惟在雉門但天子外闕兩觀諸侯內闕一觀為別耳

有以文為貴者至敬不壇埽地而祭天子諸侯之尊廢禁大

夫士榘禁此以下為貴也

壇大丹反
榘於據反

方氏慤曰祭天之禮謂之至敬壇待人為高非體之自然也故埽地以致其潔有足為禁無足為榘廢去之也有足則高無足則下榘禁皆承酒尊之器榘以厭飫為義禁以禁止為義尊者取其厭飫卑者禁其過飲陳氏祥道曰天子諸侯之尊有疊有舟謂雷動以時則有鼓物之利否則害物舟善操之則利濟否則覆溺所以為戒也德尊者有戒而無禁德卑者戒而又禁

禮有以文為貴者天子龍袞諸侯黼大夫黻士玄衣纁裳天

子之冕朱綠藻十有二旒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士三

此以文為貴也

黼音甫弗
纁許云反

即祭冕服之一端以言其貴文龍為至陽之精人君則天以此表其德諸侯德貴乎能斷故言黼大夫貴乎能辨故言黻士服止於元衣纁裳則質而已天子至士皆元衣裳間色天子至士皆纁裳所異者特藻纁之功或多或寡或有或無而已

有以素為貴者至敬無文父黨無容大圭不琢大羹不和

路素而越席犧尊疏布冪桴杓此以素為貴也

琢又作琢文
轉反大羹之

大音泰和去聲越音活犧如字桴音展敬之至者不尚文飾所以有貴素之禮容容飾孔氏穎達曰大圭天子朝日月之圭大羹肉汁不和無鹽梅也大古初變腥但煮肉而飲其汁未知調和後人祭則用之以存古意大路殷祭天車越席蒲席祭天質素故然疏麤也冪覆也冪人云祭祀以疏布巾冪入尊陸氏佃曰凡木不飾為桴若龍勺疏勺蒲勺則於杓加飾矣

禮器

元言心角卷一
惟聶崇義畫牛
尊腹之圖近之

孔子曰禮不可不省也禮不同不豐不殺此之謂也蓋言稱

也省悉并反殺所戒反稱去聲

省察也引子言證上諸事禮既所趣不同不察則禮道無由而知不豐應少不可多不殺應多不可少也

禮之以多為貴者以其外心者也德發揚詡萬物大物理博

如此則得不以多為貴乎故君子樂其發也禮之以少為貴

者以其內心者也德產之致也精微觀天下之物無可以稱

其德者如此則得不以少為貴乎是故君子慎其獨也謂音許樂

吾教切

一理也發於外曰外心存於內曰內心理備於身曰德德發揚普於萬物其理至大其物至博故以多為貴蓋君子樂其德之及人非自夸也詡普也德產蓄德之地致密緻德蘊於心生生而不窮精微而難測無物可以象之以少為貴也獨知之地萬物性命繫焉安得不慎以為制禮之本

古之聖人內之為尊外之為樂少之為貴多之為美是故先

王之制禮也不可多也不可寡也惟其稱也樂音洛

德蘊於內與天地參故尊德及於物無不生成故樂少以寓無華之意多以成濟物之功多寡無定唯其當乎時中而已

是故君子大牢而祭謂之禮匹士大牢而祭謂之攘大音泰攘如羊

反

鄭康成曰君子謂大夫以上即一端以明禮唯其稱之意攘非其有而取之也

管仲鏤簋朱紘山節藻梲君子以為濫矣晏平仲祀其先人

豚肩不掩豆澣衣濯冠以朝君子以為隘矣鏤力豆反簋音軌紘音宏梲音章

悅反澣又作澣朝直遙反

孔氏穎達曰簋盛黍稷之器紘用組為之從下屈而上屬之於兩旁垂餘為纓二者天子之飾山節刻柱頭為斗拱形如山也藻梲畫梁上侏儒柱為藻文亦天子廟飾大夫祭用少牢士特豚而平仲用豚豚又過小必言肩者周人貴肩肩在俎今云豆喻其小假豆言之也方氏慤曰濫者溢而無所制隘者陋而無所容陳氏澣曰管仲豐而不稱晏子殺而不稱也

是故君子之行禮也不可不慎也眾之紀也紀散而眾亂孔

子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蓋得其道矣

慎謂慎其行禮之原紀對綱而言禮以別眾理如紀無紀則眾物皆不理故亂戰克仁智洽也祭受福誠敬孚也夫子不自聖此必有為而言私訓門弟子者也而記者引之以見聖人有以裕其原助人必先慎德

君子曰祭祀不祈不麾蚤不樂葆大不善嘉事牲不及肥大

薦不美多品麾毀皮反蚤音早葆音保本又作保

祈求也不祈無私禱也麾之言快也祭有常期不以先時為快葆者褒也頌禱不貴褒大嘉事嘉禮告神以致孝敬不以其為嘉事而更豐美必循乎禮牲不肥大薦不多品申言不善之義

孔子曰臧文仲安知禮夏父弗綦逆祀而弗止也燔柴於奧

夫奧者老婦之祭也盛於盆尊於瓶父音甫綦左傳作忌燔音煩奧依鄭作爨盛音

成

引此以明失禮不稱之事閔公嫡而少僖公庶而長俱莊
公子莊公卒閔公立閔公卒僖公立僖公卒子文公立夏
父弗忌為宗伯躋僖公於閔公之上臣先君庶先嫡故為
逆祀文仲弗能止禮尸卒食而祭饕餮饗饗時人以爲祭
火神乃燔柴文仲亦弗止故孔子譏之老婦先
炊者也盆瓶皆炊器明其禮卑賤非祭火神也

禮也者猶體也體不備君子謂之不成人設之不當猶不備
也禮有大有小有顯有微大者不可損小者不可益顯者不
可揜微者不可大也故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其致一也未有
入室而不由戶者君子之於禮也有所竭情盡慎致其敬而
誠若有美而文而誠若當去聲

鄭康成曰猶體若人身體致之言至也一謂誠也經禮大
綱曲禮節文或竭情盡慎以致其敬或有美而文皆非誠
不可所謂其致一也若語助辭

君子之於禮也有直而行也有曲而殺也有經而等也有順
而討也有擻而播也有推而進也有放而文也有放而不致
也有順而撫也殺去聲擻音茭放
上聲撫之石反

直而行若至敬無文始死哭踊無節曲而殺若父在爲母
期經而等若三年之喪自天子達討求也進求其理若服
制由父母而遞衍擻也若常禮遇變減等播布也布於
人使知變通推而進以其情誼貴賤禮本輕而推而進之
以致其隆放不拘制意如冕之尙文孝養之從豐放而不
致雖不爲之限制亦不得極致以入於僭侈撫拾取也如
喪之有杖卽別其苴桐起居
飲食之必需卽因而品節

三代之禮一也民共由之或素或青夏造殷因

一也者損益不同歸於一中也即素與青以明禮之不可變者聖人必因秦趙高變亂名實以青為黑黑為黃記者襲其語而名白與黑

周坐尸詔侑武方其禮亦然其道一也夏立尸而卒祭殷坐

尸周旅酬六尸曾子曰周禮其猶醯與侑音又武鄭作無醯其庶反與音餘

孔氏穎達曰殷人坐尸周因之詔告侑勸也告尸行節及勸尸飲食無定方若孝子就養無方周因於殷之禮事亡如事存理不可易故曰道一夏禮質言尸是人不可久坐神坐故惟飲食時暫坐非飲食則尸倚立以至祭竟殷益為常坐之禮周又因殷而為次序酬尸之禮合錢飲酒為醯旅酬相酌似之也昭穆各用一尸大祖不與旅酬故惟六尸

君子曰禮之近人情者非其至者也郊血大饗腥三獻燭一

獻孰燭音潛

聖人節文人情而有禮即事天明事地察亦是人至情之所推極而曰近人情非其至記者之陋也其以獻物言之所見甚淺郊祀天先獻血次腥次熟大饗先王先獻腥三獻祭山林川澤燭沈肉於湯也一獻羣小祀

是故君子之於禮也非作而致其情也此有由始也是故七介以相見也不然則已慤三辭三讓而至不然則已蹙故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頌宮晉人將有事於河必先有事於惡池齊人將有事於泰山必先有事於配林三月繫七日戒三日宿慎之至也故禮有擯詔樂有相步温之至也

禮記卷之十一
禮記卷之十一
禮記卷之十一

禮也者反本修古不忘其初者也故凶事不詔朝事以樂醴
酒之用玄酒之尚割刀之用鸞刀之貴莞簞之安而藁鞞之
設是故先王之制禮也必有主也故可述而多學也

禮也者反本修古不忘其初者也故凶事不詔朝事以樂醴
酒之用玄酒之尚割刀之用鸞刀之貴莞簞之安而藁鞞之
設是故先王之制禮也必有主也故可述而多學也

官簞徒黠反

鞞鞞同

本謂天理即人之性也古古時古人樸厚天性未漓後世
人心澆漓聖人故制禮使人反本修古不忘其本初之性
詔告也古人行禮必有相禮者告之凶事不待告而哭泣
朝廷以養賢為樂故人臣入門而縣興哀其親而樂其君
皆本性也醴酒元酒見前割刀利於割肉鸞刀古刀刀鏤
有鈴宗廟不用割刀而用鸞刀莞簞精細可安而郊祭不
用藁鞞取稈藁為席粗質乃用之凡此皆以修古也
主主宰之理述相傳述多學禮正所以為復性之實

君子曰無節於內者觀物弗之察矣欲察物而不由禮弗之
得矣故作事不以禮弗之敬矣出言不以禮弗之信矣故曰
禮也者物之致也

禮者天理之節文凡行禮者內純乎理然後於事能有節
制故無節於內者雖欲行禮觀物弗察其非孔子曰人
而不仁如禮何克己復禮即此意不由禮則觀物作事出
言皆不可然必先有節於內致推及也內有節而後推致

以及於物理皆當故誤解格物不先求有節於內而徒物窮理為無當也

是故昔先王之制禮也因其財物而致其義焉爾故作大事必順天時為朝夕必放於日月為高必因邛陵為下必因川澤是故天時雨澤君子達亶亶焉

朝音潮放上聲亶音尾

財物人所必需而無禮則亂故先王因而致其義然其義非由意造也皆天地自然之理如作大事必順天時以為興作朝日夕月以敬天紀高則因乎邛陵下則因乎川澤皆順其自然之義而制為禮是故天時至而雨澤降造化生成之理自然不爽君子則順天而達其勉勉之懷凡禮之制皆必則天地而為之

是故昔先王尚有德尊有道任有能舉賢而置之聚眾而誓之

體道於身謂之德而分言者德不一端道則全德之人能不必皆道德而有才藝者置之使在位誓之示至公道德賢能皆分得天地之理者先王故順天而制禮以待之

是故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因名山升中于天因吉土以饗帝于郊升中于天而鳳皇降龜龍假饗帝于郊而風雨節寒暑時是故聖人南面而立而天下大治

假音格至也治平聲

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即事天地之禮以見聖人無禮不本於天地升中巡狩至於方嶽燔柴祀天王者中天地而立宰制羣倫為三才之主告其職於天升高山以達中心之誠吉土圜丘也蓋天子承天理物即時雍風動猶恐有過故告天地以祈宥非自矜也升中祇是升高近天以告上帝五嶽高如在天中然故曰升中於天鳳凰以下瑞應因其則天而安民物故應有此瑞非因此升中饗帝之儀文也後世妄解論為封禪之說則非禮而反獲罪於天

天道至教聖人至德廟堂之上巽尊在阼犧尊在西廟堂之
下縣鼓在西應鼓在東君在阼夫人在房大明生於東月生
於西此陰陽之分夫婦之位也君西酌犧象夫人東酌巽尊
禮交動乎上樂交應乎下和之至也

巽音雷犧如字縣音元應去聲分扶問反

天道無言而燦著於日月星辰事物者皆有禮即至教也
聖人體之是為至德君立於阼以象日生於東夫人在西
房以象月生於西而犧尊縣鼓君所酌也反在西巽尊應
鼓夫人所酌也反在東以君與夫人交相酌獻取其便也
陰陽和而萬物生夫婦和而萬化理即此一端可概其餘
禮謂君夫人酬獻之禮樂謂縣鼓應鼓之類縣鼓大鼓應
鼓小鼓也接君后萬民之父母天地又君與后之父母故
修身正家上事天祖下安民物夫婦之責同因有此禮後
世反之云重夫綱實
失正內正外之禮矣

禮也者反其所自生樂也者樂其所自成是故先王之制禮
也以節事修樂以道志故觀其禮樂而治亂可知也遽伯玉
曰君子之人達故觀其器而知其工之巧觀其發而知其人
之知故曰君子慎其所以與人者

道音導遽平聲治音智

人本天理而生失其性乃悖於理聖人以禮節之使循理
以返乎性之本然故曰反其所自生樂其所自成理見於
事非禮不節理得於心非樂不和先王以禮樂節之道之
本於人心而達於事為故治亂可知達聰明也即器可以
知工巧拙即發可以知人知愚况禮樂之本於性而著為
物則者乎故君子慎其所以與人者與人謂應事接物不
可不由
禮樂也

大廟之內敬矣君親牽牲大夫贊幣而從君親制祭夫人薦

盜君親割牲夫人薦酒卿大夫從君命婦從夫人洞洞乎其

敬也屬屬乎其忠也勿勿乎其欲其饗之也納牲詔於庭血

毛詔於室羹定詔於堂三詔皆不同位蓋道求而未之得也

設祭於堂為祊乎外故曰於彼乎於此乎大音泰從去聲蓋烏浪反洞音慟屬

音竹祊百彭反

此申上文君夫人行禮本陰陽和之義而以洞洞等形其忠敬皆同祊既訖君出廟迎牲牽牲而納於庭大夫則贊佐執幣而從殺牲既畢進血腥之時君斷制牲肝祭神於室夫人薦盞齊以獻之卿大夫從君謂制祭割牲之時命婦從夫人謂薦盞齊時洞洞質慤貌屬屬專一貌詔告也牲入在庭以幣告神於庭殺牲取血及毛入以告神於室羹肉清也定孰肉也羹肉既熟將迎尸主入室乃先以俎盛之告神於堂三詔皆不同位蓋言求神而未必得也

故致其敬慎也設祭謂薦腥爛之時設此所薦於堂廟門謂之祊釋祭在廟門外之西鄭康成曰勿勿猶勉勉也於彼於此不知神之所在也

一獻質三獻文五獻祭七獻神

此大概言獻禮之義天地五帝先王之類大祀也社稷五祀之類中祀也四方百物之類小祀也大祀獻多小祀獻寡一獻孰近於人情為近故曰質三獻爛異於人情漸遠故曰文察明察言其神居高而察下神則不可方物然此節於義欠安夫祭所以達其誠敬也自羣小祀以至大祀禮所當祭必將以誠敬即父母亦無不以察且神奉之也而乃以獻之多寡別之乎神人均有尊卑則禮之有獻亦異漢儒去古漸遠斤斤儀文不識本原故其言如此

大饗其王事與三牲魚腊四海九州之美味也邊豆之薦四時之和氣也內金示和也束帛加璧尊德也龜為前列先知

也金次之見情也丹漆絲纁竹箭與眾共財也其餘無常貨各以其國之所有則致遠物也其出也肆夏而送之蓋重禮

也

與平聲腊音昔內音納見音現纁音曠肆如字

大饗諸侯所貢致九州美味及和氣所產以將孝享皆以之薦諸侯所貢致九州美味及和氣所產以將孝享皆以天下養之義金可剛可柔為和命諸侯內金庭實先設之示君臣和同意諸侯朝而行享以束帛加璧於上君子比德於玉故尊之也龜能前知陳在前金次之見人情所同欲纁絲也與眾共財示王者不以財自私故能合天下之財以享親遠物皆致王者德無外則親之澤亦無外也諸侯助祭禮畢而出作肆夏之樂以送之明大饗之禮極重惟天子能合萬國之歡以祀其先也

祀帝於郊敬之至也宗廟之祭仁之至也喪禮忠之至也備

服器仁之至也賓客之用幣義之至也故君子欲觀仁義之道禮其本也

天至尊就郊之曠遠而祭不敢致之敬之至也思親追遠仁之至也自始喪至終喪喪禮繁重然皆所以自盡其誠無一毫文飾故為忠之至備服器不敢死其親故為仁之至賓客相見必以幣將其厚意人情之宜故為義之至仁義根於心而見於事為非禮則無由見故欲觀仁義之道禮其本也

君子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苟無忠信之人則禮不虛道是以得其人之為貴也

和去聲

鄭康成曰道猶由也從也味必甘而後能受和質必白而後能受采人必忠信而後可學禮御案前既廣言義理禮之文此復歸本忠信以見必本立而文乃行也

孔子曰誦詩三百不足以一獻一獻之禮不足以大饗大饗之禮不足以大旅大旅具矣不足以饗帝毋輕議禮旅从方與从示

者別

誦詩三百喻多學而不踐禮也一獻大饗見前大旅陳師鞠旅告廟而後行可以祭羣小祀而不可以饗先王誠可以格幽而未足以合眾志可以合眾志而未足以通上帝蓋其禮愈重則其誠孚愈難故毋輕議禮引以足上文忠信禮之本意

子路為季氏宰季氏祭逮闇而祭日不足繼之以燭雖有強力之容肅敬之心皆倦怠矣有司跛倚以臨祭其為不敬大矣他日祭子路與室事交乎戶堂事交乎階質明而始行事

晏朝而退孔子聞之曰誰謂由也而不知禮乎

跛彼義反與音預朝音潮

鄭康成曰季氏祭謂舊時倦怠以其人也偏任為跛倚物為倚室事祭時堂事儻尸孔氏穎達曰逮及也正祭之時事尸在室室外人將饌至戶內人於戶受饌設於戶前相交承接在於戶也儻尸之時事尸於堂堂下之人送饌至階堂上之人於階受取是交乎階也質正晏晚也愚按禮以將敬周末文盛而敬不足子路節繁文以將敬不拘拘於古而得禮之中故孔子稱之記者記此於末以明禮當隨時變通不可泥古尤不可失中也

附解禮者所以節文天理故凡理之所當為者必有禮以行之經禮三百威儀三千無處非禮即無處非天理之發皇而其器數儀節隨時而通變者古今亦多異宜要在神明規矩不失至中而已聖人制禮以節民性而盡性之學豈

斯民旦夕可幾哉亦惟使之服習於儀文變化其氣質而六德六行平日所以陶淑者有方故內神明其志氣外服習於威儀本末交修動靜相養三代盛時所以致民於中和而多循乎天理也世運益衰踰閑蕩檢先王之禮制幾爲虛文而一二好古之士斤斤遺文反復辨析夫其珍重於聖賢之傳恐違乎古初之意固屬雅懷而拘泥穿鑿間亦有焉則人益視禮爲畏途矣此篇名禮器而篇首卽揭明大備盛德也言聖人有盛德而乃制爲禮器故禮必有器知禮之本者始能神明於器申之曰忠信禮之本也末

仍歸結到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而以子路助祭於季氏不拘拘舊制夫子稱爲知禮子路固忠信人也意與篇首神迴氣合作者其亦有所心得與夫天下至大六合民物尤繁因其風土人情而爲之禮卽各有器時勢不同好尙各異安有執此篇所言之器而可以行禮者哉第不觀古人不知尙象之意得其大義則禮且可以隨時處中而况於器乎篇中惟近人情者非其至及一獻質二節於義不純學者當分別觀之

學當當分眼眼文

器子論中辨其人靜者非其至又一論道二德其義不
 不取尚美之意其大義眼眼且可以辨道中而以其
 異定其辨此論道言之器而可以辨道者其義不與古人
 樂因其風土人靜而識之雖曰各育器器不同其而各
 既合其音其亦其心辨與夫天不至大六合其辨夫
 此亦其辨夫其辨欲其辨夫其辨固忠計人此意與益首斬
 此論其理忠計之人可以學而以其辨也其辨夫其辨夫不

